

四

書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托為之說誣聖人以便已私耳吾觀孔子于衛嘗主顏仇由之賢矣當時衛之嬖臣彌子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衛卿之得不得有命存焉豈彌子所能為哉由是觀之孔子進必以禮而不輕進退必以義而不怯退至于得之不得則曰有命而無容心焉而主雍疽與侍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以義退命不當得而不安于命是無義無命也而孔子為之乎然此猶安常無事之時耳載觀孔子不悅于魯衛去而之宋遭宋桓司馬將要

邪只空主之也好事者為之是于進之徒誣聖人為口實

主讎由以其人之賢也彌子之妻二句叙子路與彌子游以相

言之故子路以告有憤嬖倖意孔子曰有命是說衛卿之得在

主之者不容倖致也即此看來孔子進必以禮自維初無詭隨

退必以義自決初無係戀得之不得曰有命初無一毫營為於

其間此何等識見操持頭曉得得不得反指爵祿勿指衛卿亦

不必以得承進不得承退來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

無命不必補禮字○不悅於魯衛是不悅於魯而適衛又不悅

於衛而適宋是時孔子當阨白景重見得在衛猶卒時也乃在

陳當阨之際猶擇司城貞子之賢而主之司城宋官也此時貞

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適陳是時孔子當厄宜不暇擇所主者。益且主于司城貞子而為陳侯固之臣。夫陳侯賢君也。而貞子臣之。貞子賢大夫也。而孔子主之。其處變之不苟如此。况乎日乎。且以吾所聞觀人之法言之。君子小人各沒其類。吾欲觀近臣之賢否。惟觀其所為主者何人。而近臣可知也。欲觀遠臣之賢否。惟觀其所主者何人。而遠臣可知也。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齋環則亦癰疽齋環之使。何以為孔子甚哉。好事之証也。

補新旨癰疽侍人之得君未必如彌子之專。即主癰疽

子為陳臣。故孔子適陳主於其家。說主一臣字。見非癰疽侍人之倫。只重貞子之賢。不重陳侯之賢。○所為主看他是何等人之主。以其所主看他主於何等之人家。君子必主於君子之家。小人必主於小人之家。專主各沒其類。上發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足為孔子之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於癰疽侍人。若孔子主於癰疽與侍人。是君子與小人為類。不足為孔子矣。

自鬻章

此章中節是叙事。末節是議論。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來。即此知幾說他知與知來。決知食牛干主之汚。又

侍人未必有如衛卿之可
得。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
必有桓魋要殺之危。乃其
拒彌子者如此。主貞子者
如彼。其不苟主。自可想見。
有鬻章講萬章問曰。或曰。百
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之家。
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
以干秦穆公。而事之。躬卑賤
之役。作先合之資。信乎。孟子
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曷
即其去虞入秦之事觀之。百
里奚虞人也。非秦人也。其所
以入秦。則有由矣。虞魏國。素
習唇齒之邦。乃晉人設計。並
吞以垂棘之璧。與屈地所產
之乘馬。假道于虞。以伐魏。時
則官之奇諫。百里奚獨不諫。

自此智樵出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皆
無中生有議論。○百里奚飯牛乃實事。但不曾因以干主耳。然
或人之言。只是說百里奚賣身在秦國食牛。因使穆公知其賢
而用之。故謂之干。○虞人節叙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為下文論
斷張本。奚虞人也。其始非秦相也。晉人用荀息之計。假道伐魏。
而因以取虞。計亦危矣。說百里奚不諫。而必及官之奇之諫者。
何。惟有官之奇之諫而不聽。而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亦要不說
壞官之奇。奇諫奚不諫。只如管召之死。不死一般。○末節反覆
辨其賢且智。以斷其無干主之事。知虞公四段。先將不智提起。
而斷奚之為智。以首段為主。相秦二段。又提起奚之賢。而斷其

而去焉夫其知虞公之不可
諫而去之秦也當此之時
年已七十矣以老成宿練之
為人曾不知食牛干秦穆公
之為汚也失身如此可謂智
乎而以奚之事推之不可諫
而不諫有知默之巧可謂不
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有見幾之明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于秦知穆公之可與
有行也而相之有擇君之識
可謂不智乎至于終也相秦
而顯其名于天下可傳
于後豈不賢而能之乎若自
鬻以成其君卿黨少知自愛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蓋
智者必賢小者自智功固不
可以倖成而名詎可以涉焉

不為不賢之事以下段為主知虞公之不可諫知字不重只是
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干主為汙則非可
以少年不經事為解矣斷乎是不智了湏如此一氣看下去却
轉云然而奚卒日則非不智人也知默知廢知興三段卒看三
置晉君一收荆福并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景悼
孝皆憑藉先世之威是傳後之賢于是求用干始進之初成是
成就于既用之後知以識先言賢以抱負言

伯夷章

此章上四節是叙事五節是斷語歸重孔子聖之時一句後二
節全是發明孔子聖之時由其心體上十分見得分明所以神

甚矣好事之口不足信也。

補新省中原之國可有為者

莫如晉、虞、仇也。不可以

入。可與晉敵者莫如秦。故

浚相秦。遂三置晉君。秦之

伐晉也。正矣之所以為虞

報也。此與張良為韓報仇

之意同。

補伯夷章全。直伯夷伊尹柳

下惠孔子皆古聖人然三

子各見得一偏而造其全。

孔子於心體上明堯圓神

變化。如四時之流行。初無

滯迹。孟子欲分別言之。故

先叙其行實。模寫清任和

時四個樣子。然後舉而斷

之。不是以樂見聖之全。射

明默成造詣獨到。雖均之謂聖。猶為聖之時。不同子三子耳。二

節原是一意。只一直下。到一中字。應前一時字。不是上節聖智

兼格。下節聖由于智。要重智字為是。○伯夷節是模寫伯夷一

個清的形象。但清字不可露。下三節俱做此意。首二句是身之

所接不苟。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次三句是所居不苟。次三

句是所處不苟。此數句散人說。不必如上孟一節深一節。聲色

說得廣。不止和色。淫詞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

言。居常處斷有別。當紂之時。二句。搃承上文。紂之時。大既聲色

君民政俗皆非。正是濁世。故避之以待其清也。此其行絕廉絕

有立志。故聞風者速。尚頑者貪昧。無知廉則有分辨矣。以知言

明孔子聖之時由其心體
上見淨分明所以神明默
成獨臻極境雖均之聖獨
得聖之時也

伯夷車講孟子推尊孔子而
言曰學不宗至聖則其統不
一然不取羣聖而折衷之其
識猶未廣也吾觀伯夷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視聽如
此其不苟也非可事之君則
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事
使如此其甚嚴也世治則進
世亂則退進退如此其有操
也特此耳即橫政所出橫
民所止亦不忍居居之則恐
被其橫矣其心思與鄉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處
之則恐其汚矣當紂之時聲

懦者委靡無守立志則有操守矣以守言○伊尹節首二句是
述其言治六進二句是承其言而著其事天之生五句又是伊
尹之言思天下四句又承其言而推其心何事乙句要體貼註
無不可三字之意言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那處君不
可事非謂所事即君也言一使是民即使之為堯舜之民那處
民不可使非謂所使即民也此二句正是任的意思伊尹不言
風者以勳業在一代也○柳下惠節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
句是處衆之和而爾為爾四句又是述其言以見上文與鄉人
處油然之意也已上穩見惠之寬且敦處故聞惠之風者云
云鄙者褊急狹隘以度量言寬且有容也薄者苛刻少恩以性

色皆惡君民皆非天下皆亂而無治民政皆橫而不順而舉去為鄉人多矣伯夷獨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夷而蕪而立志人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化而為廉懦夫化而有立志也伯夷之行也伊尹之意則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是以治亦進焉亂亦進焉其應聘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也予天之先覺者也予將以好道覺此民也由伊尹之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先覺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有任以天下之重也是伊尹之行也柳下惠不羞

行言敦是淳厚也○孔子節譽其去齊去魯之事說他生平無可無不可漸者清米將炊以手承水取米而行見去之速也去魯因子路趣行故以遲○曉之蓋正有待於微罪而後行也去父母句是孟子解遲○吾行之意速○處仕心裏無意必固我故無所不可不就外面無滯迹說四可以字是時四而字是因時合看見聖人神妙莫測處但時中字且漫露出○聖之節就上文斷其都是聖清是不汚染和是不刻覈任是不退縮均做到極處自然而然故皆曰聖本文言聖之清不是清之聖要認得明下做此時字根聖人心裏說此心全體太極故時出不窮不可看作隨時順理與時偕行之義若作此等語意是孔子有

汚君不辭小官其進而事汗
君為小官也不隱已之賢而
必以直道行之直道雖窄至
于遺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悶
即與鄉人處由之然不忍去
也觀其言曰爾為尔我為我
爾雖袒裼裸程于我側爾焉
能免我哉其諷然什爾我形
骸之累如此聞柳下之風若
鄙隘之夫化而為寬大刻薄
之夫化而為敦厚是柳下惠
之行也若孔子則異于是矣
當其去齊也接淅而行去魯
則曰遲々吾行蓋去父母國
之難非他國比也由去齊魯
觀之可以速而速不必于久
可以久而久不必于速亦可以
以處而處不必于仕亦可以

心去沒時涉于勉然矣註云蕪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
處且勿用到集大成句方言蕪摠意○集大成句緊接上時意
來體貼言變易運用隨時迭出則萬善衆理完具全備是群聖
之大綱紀統領也須蕪帝王聖賢皆在內不止蕪三子集非銖
銖而積員神中自含衆妙無着力也此句是冒勿照出樂字說
中六句指樂之集大成也始條理四句是言孔子猶作樂集大
成摠是詳明首句意金聲而玉振之玩一而字須一串直講切
勿露始終字蓋金以宣之玉以振之則凡自金而下自玉而上
皆蕪摠之無遺方貼得集大成意明白條理樂中之節奏次第
曰始條理者謂金聲以法凡衆音為清為濁為高為下條理皆

仕而仕不必于處其勢以為孔子之仕乎孟子從而斷之曰此四人者皆古聖人也而各有所以聖者伯夷清造其盡其聖之清乎伊尹任造其甚極其聖之和乎孔子之聖不可以一端名其聖之時兼清任和而循環不則者乎集大二節講論性而歸之時其妙何以盡之孔子一心也涵萬象既無執着之可指又無厚障之可名其謂集大成乎蓋小成之樂則一音自為始終非集也亦非大也集大成也猶樂之金聲于先而玉振于後也備全樂而周之也金聲也者始衆樂之條理也

自此引起曰終條理者謂玉振以前凡衆音為清為濁為高為

下條理皆從此收斂何樂不備何音不齊故謂之集大成若一

音自為始終則是一音之條理便小成矣智是生而知之於清

任和之理無不照照之在先故猶樂之始條理聖是安而行之

於清任和之理無不融融之在後故猶樂之終條理然智聖終

始亦非真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中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智

字要見全覺慧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

上節始條理終條理之說○既發明知以始聖聖以終知之義

矣猶未見聖之全賴知處故復引射以明之全重智之所以能

妙乎聖上大意云惟聖之終由於智之始如此然則智譬猶人

一始無所不始也。玉振也者，終衆樂之條理也。一終無所不終也。吾即金之始條理者，以觀孔子則智之事乎。洞徹無遺，孔子之智亦孔子之金聲也。吾即玉之終條理者，以觀孔子則聖之事乎。造詣至極，孔子之聖即孔子之玉振也。天嘗擬之，而知孔子之所以妙焉。孔子之智，譬則射者之巧也。以為吾力之主張，孔子之聖，譬則射者之力也。以待吾巧之操縱，蓋德之造其極者，聖之能也。德之會其全而中于時宜之妙者，亦聖也。智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能至爾之力也。若其妙命中之挽者，則亦爾力也。力可能

心之巧處，惟巧可以合的，惟智可以合時。其義一也。聖譬人之力，量惟力能遠到，惟聖能詣極。其義一也。此二句且平看，下文正言所取譬意，由作由此射彼看，勿作猶字。其至爾力也。二句正見力不可以無巧，以照聖不可以無智，但却不露巧字為妙。至者射到靶子也。中者射中紅心也。中處正是時，須有神機一毫勉強，不得言外見。孔子之至控聖也。是聖之事也。所謂終條理也。而孔子之能中於時也，是智之事也。所謂始條理也。到此則聖智終始之義，發明始盡。

班爵章

此章首二節另提以天子一位一節對下六節。一是班爵。一是

而巧不可詖此孔子之智所以
以出羣聖而為聖之時也
與學孔子之時者亦思所以
完其智乎

補班爵章全旨通章天子上

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
惡其害已惟恐有天子也
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熾
然不可好也一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
不可僭也視天子之臣且
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
之重可知矣即不能五十
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
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
也則者侯惠而去之固天
子之所必誅也

班爵章請北宮齊問曰爵祿

曾子問爵祿

班祿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通於天下天子一位提超而

公侯伯子男以次言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通於國中君

一位提超而卿大夫士以次言之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通於

天下千里提超而百里等歷數之附庸意輕帶天子之卿五節

是班祿之通於國中卿受地提超而大國等歷數之農夫意輕

帶由又以天子之卿一節為天子之國中大國地方三節為諸

侯之國中末節第釋代耕之義耳通章只說其畧切忌詳字○

北宮鐻有感於當時爵祿之班非成周之舊故問周室之初其

班爵祿之制如之何爵以位定祿以田分爵有崇卑而祿亦因

之要看班字等級分明森然不可僭也或指天子班於臣下言

之制獨詳于成周今日所存
諫非其舊矣不知周室之班
爵也其初制如之何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蓋以今諸
侯之並併僭竊者惡周制之
妨害已而皆去其籍然而軻
也嘗聞其大畧也以班爵之
制言之天子一位天定之矣
由天子而下之為諸侯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凡五等此爵之通于天下
者君一位天子與公侯伯子
男共之矣由君而下之為臣
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
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爵之施于國中者
天子至末節講今試以班爵
之制言之天子之制地方千

誤矣班爵祿須兼君臣說○其詳不可得聞言昔之制固詳但
今日不可得聞諸侯以下正不可得聞之由註垂併是侵占土
地俸祿踰制與班祿相犯僭竊是越分干名等級紊亂與班爵
相犯既與班爵祿相犯故惡班爵祿之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
以但聞其畧○天子一位君一位提超看一位字俱重見得有
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也五等專就名言天子為天下之君
公侯伯子男為一國之君六等兼君臣言君字兼天子公侯伯
子男卿大夫士兼王朝侯國位猶級也子男同一位如即中員
外皆五品但有正從通節字義亦要識得父天母地而為之子
者曰天子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曰公斤暎于外以君人為德

里蓋尊無二上者祿亦獨厚矣天子而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及五十里不能自達于天子而附于列國之諸侯者曰附庸其祿之通于天下者又以其班于國中者言之其班于天子之國中者天子之卿受地百里受侯大夫受地七十里視伯元七受地五十里視子男內官之祿且以等一封之受王畿之重正以明天子之尊也其一于列國之國中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倍卿祿鄉祿四倍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倍庶人在官者同祿是以代其畊也若以國

曰侯德足以長人曰伯德足以養人曰子德足以安人曰男出命以正衆曰君知進退而道上達曰卿智足以御人曰大夫才足以任大曰士○班祿以地言者祿出於田也惟爵自天子而降故祿自天子而差王畿千里居重御輕方無尾大不掉之患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之大國以達於天子故曰附庸此句甚輕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天子之卿士大夫但準侯伯子男之祿不準侯伯子男之封亦以尊天子而重王畿也須知公侯伯子男捍禦于外天子之卿大夫輔弼于內其功本相等故以王官之祿比外之若其內外之體當如是耳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視者視其公田之所入也不言公者公與

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与大
国同而卿禄三大夫則異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
同禄是以代其耕也至小
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与
大国同而卿禄二大夫則文
異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
官者同禄是以代其耕也
盖由卿而上三等之国異者
以禄厚而不為之殺則地之
所出不足以供由卿而下三
等之国同者以禄薄而又為
之殺則臣之所養無以自給
故分數如其矣乃庶人在官
者其禄先何誠詭耕一論之
耕者之所獲一夫受田百畝

侯皆百里不言中下士者想亦視附庸耳○大國三節只重在
臣禄上盖君禄已見于天子之制節故也必言君禄者以之為
準則耳然卿以上三等國禄不同者以上之禄寢厚苟不為之
殺地之所出者不足供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禄皆同者以下
之禄寢薄苟為之殺恐臣之所養者不能自給也同禄是同受
禄於君非謂下士與庶人禄一般禄足以代耕兼下士與庶人
在官說○末節發明禄是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禄而未明
說同禄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耕者所獲之田每夫都
有百畝其有上中下等差若力有勤惰也庶人在官者役有大
小而事有繁簡故其受禄各有五等之差或與以食九人八人

百畝而糞治之有勤惰之不
同則其所入亦有多寡之不
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事有煩
省才有良楛其受祿以是五

者之等為差知庶人在官之
祿則遞進而上之其數亦遞
可推矣然此其畧也其詳者
一去于諸侯而諸侯之權漸
重天子之權漸輕吾不得不
為之寄一概云

補問友章全直首論三不挾
而後專以不挾貴為言實

因當時侯王大夫皆挾貴
也故舉尊賢之義其貴
並言之知尊賢之義並于
貴而貴何可挾

之祿或與以食七人六人之祿或與以食五人之祿即使甚糲
在官而為農其所食亦不過如此然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
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問友章

此章以友德不可挾為主末節尊賢正應此句賢即德也○友
字活看重我去友人說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挾字
註訓極要有者其心隱然矜於中恃者其心顯然盛于外有恃
方為挾上三句且虛說友宜忘年忘分忘勢下二句正推其
不挾之故德字最重我方友其德又豈可挾乎挾不是挾以驕
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不挾兄弟謂不挾兄弟之有富貴

問友章講萬章問曰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友道心欲其下而礼欲其恭故不可挾己之長不可挾己之貴不可挾己之兄弟而與人友蓋友也者友其德之可貴也一有挾心則非友德之意矣如之何可以有挾也常歷觀之古矣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衷一曰牧仲其三人則予忘其姓名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以此五人者以道自重能無獻子有家之貴者也如此五人者亦知有獻子之家則獻子不與之交矣此獻子之友德而不挾百乘之貴也非惟百乘

者三者挾貴為甚故中四節單明不挾貴○曰百乘之家便見有貴可挾曰有友五人便是忘其勢而友無獻子之家還作五人輕勢重德視獻子之家若無有不把當事而敵慕之是以獻子知五人非勢利中人故與之友也未二句反言以足上意正見獻子不挾貴處不重五人忘勢說蓋獻子取人忘己之貴正己之不挾貴可知矣○述費公所友是不挾小國之貴者德足以儀刑乎我故師之德足以切磋乎我故友之王順長息始嘗事我也今王順長息而賢也安敢不置諸師友之列哉方見不挾氣象○晋平公是不挾大國之貴者造夷唐者慕其賢而禮于其廬也入云三句有未命則承望其顏色既命則迨奉其意

之家為然。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于子思道尊望重，則師之矣。于顏般藉其禪，益則友之矣。若王順長息我者也。此惠公之友德而不挾小國之貴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雖六國之君亦有之。晉平之于夷唐也，造廬而請。惟夷唐所命，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云。其所食者，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命，而不敢不飽也。然惜其終而已矣。自此之外，有天子焉，弗與之共也。有天職焉，弗與之治也。有天祿焉，弗與之食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然亦平公之友

旨不敢不飽，是敬賢者之命。自入云至不飽，都是說平公不挾處，終於此謂止於敬賢者之命也。天位所以官賢，天職所以任賢，天祿所以養賢，皆士之所無，而王公之所有。平公不以此待亥唐，故曰士之尊賢云云。數語輕拖，說者須於此一段委曲，斡旋，摸出一個不挾貴的人線是。○館甥貳室是君第之盛，亦饗舜是祿養之隆，言既居之又養之也。迭為賓主，迭更也。畧君臣之禮，更為賓主之禮，此見堯不自居人君之尊，待舜多少誠意。向藏與共職祿意。敬字揭出友字意義，字要在交德上着。敬上者以我之德而交於上，固見在人之勢宜忌。敬下者以彼有德而我交之，亦見在己之勢宜忌。故曰其義一也。作文只以位

德而不挾大國之風也進而求之其惟堯之千舜乎舜以側陋上見帝堯、館舜于武室以奉之亦既饗于舜以親之、以君臣而吏為賓王是天

非獨重而德非獨輕、意接揮便合友、德董首、勿咬定事之宜看、敬非空、儀文在心、孚音氣說

交際章

此章以事道二字為大主意。以其交也以道三句為斷案未許。多話無非發明此三句。引孔子小同於俗不是明賜之可受。只引孔子以見受賜為行道之意。孔孟之時候主不親若過為峻厲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故孟子受交際之心。就是孔子沒獵較之心。無非委曲為行道之兆。論交際處要時。須為道意思始得。亦區。在交際上論也。○交際暗影諸候。交說恭是交際者一念敬恭謂敬本於中而假是以將之也。須

子而友匹夫也。堯之友德至矣。無以加矣。若此者豈無見乎。義而故為是折節哉。天下有用下敬上而凜然于王公之前者。非無謂也。謂其貴在則禮然吾因其貴而貴之也。天下有用下敬上而肅然于布衣之交者。非無謂也。謂其賢在則禮然吾因其賢而尊之也。世人重勢而輕德。類以貴為義。尊賢為非義矣。不知貴之與尊賢其義一而已矣。惟尊賢之義與貴之並

則貴不可挾明矣。而况于長乎。况于兄弟乎。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交際章講萬章問曰。敢問人

以禮儀幣帛相交接者。其心

果何心也。孟子曰。恭敬之心

也。恭敬存于中。而交際自現

于外矣。曰。卻之卻之為不恭

何哉。孟子曰。位之尊者有賜

于我。禮則恭矣。乃度之曰。其

所教之民。若義乎。不義乎。必

義而後受之。不然則卻之。不

受是明。鄙其物而輕其人。慢

甚矣。以是為弗恭。故君子于

交際。可受則受。更不問其所

從來而却之也。曰。却之既有

不恭之嫌。而受之。又有傷意

猶影慕道看。○卻之卻之。只固辭意。章意以不受亦廉以持已

之宜。何如便以為不恭。孟子說個尊者賜之。便見其恭。曰其而

取二句。是他卻之時。私心竊計其如此。而後受之句。要見必其

義也。而後受之。若不義則卻之矣。以是竊計之心。大量人輕不

所以為不恭。故可受則受。不必卻也。○曰其取諸民。指受餽者

自家心上度量說。章謂勿以直辭明白顯然。卻之惟以心度其

不義。則委曲託為他辭。以卻之。亦是得善卻意。交按照取字看

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看今之交者接者何如。交以道則非

無處接以禮。則非苟簡。孔子受之句。即為未節埋根。○萬章又

舉禦人之事。見其不可受。曰不可者。禦得之貨不可受也。康誥

却之私計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托于他辭無受則曲以貌致吾恭而直以心全吾義不亦可乎曰何必心却為哉倘其交也以道而非無處之饋其饋也以禮而為反物之儀雖孔子禮義之中正亦受之弗却也而乃以他辭無受也亦異于孔子耶萬章曰知不問其所澆水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有樂人于國門之外者而用樂得之賞其交也以道其餽也此禮對可受也與孟子曰此則不可受也康誥之言樂人者曰殺人而顛越之以取其貨聞然不知畏死民無不怨讓是不待教而誅者也豈惟防于康誥歟

以下發不可意註殺人而顛越之謂既殺其人又將其尸丟擲而棄置之閱然謂昏而無知也此節輕看過只引下節殷受夏十四字謂誅樂人之法迄夏殷周拿到便殺更不消費辭細鞫此法於今為烈○猶樂二字是萬章發問主意以諸侯暴征橫斂說做樂人此說得太甚了故孟子說子以王者五句不是為諸侯分辯只是原法原理見得諸侯之愆非樂得之貨以見其為可受耳此謂比於盜教之與不待教應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且樂人是真盜諸侯取非其有非真盜者以取非有為真盜是充不義之類律之到義之至精至微盡頭去處凡有一毫非義

以法受之于夏周以法受之
于殷所不待辭問也于今之
法昭然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禦得者既不可受矣今之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為
善其禮際矣斯君子之受與
禦受等故問何說也曰謂今
之諸侯取之不義則可若以
為就禦則太甚焉子以為有
王者將比今之諸侯而盡
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
與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蓋
禦人以為盜之心行為盜之
事真盜也若謂非其有而取
者即名為盜乃充其不取之
類以至於蕙之至精至密而
後以此律之耳豈論人之常

者皆不可苟取苟取了一毫便於義有害便是禦人之類若夫
常議論畢竟諸侯不是盜也充類下加律之二字語意方洽獵
較魯之舊俗孔子亦獵較只是隨魯去獵較不禁止他獵較猶
可二句言獵較更取不以禮孔子猶可而况諸侯之賜不可受
乎講獵較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闕若但云同俗
覺不切○章問孔子之仕不以行道為事但宜渾說又問以
行道為事則獵較非道在何宜革而何以獵較不知獵較正是
欲行道蓋魯人獵較只因祭器未正故爭取四方雖從之物來
供祭器孔子則先立簿書以正祭器使器有常數如太廟諛邊
豆若干群廟諛邊豆若干凡器中所實之物只是常品不以四

我律之以法，既在所必容，而
發之以義，亦未為甚害。此善
其禮制，君子所以受之也。昔
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從其俗，而獵較獵較，
猶可，而況于受諸侯乎？又何
為不可哉？

事道至末，却講曰：然則孔子
之仕也，非淺事于道與？曰：事
道也，曰：事道在于變俗，何獵
較也？曰：此正孔子之事道也。
俗未可驟革，而可使之徐更。
自祀典不明，祭器濫設，始有
求雜繼之物，以侈珍奇，而實
祭器者，孔子先以簿書正其
祭器，使俎豆皆有常品，不以
四方難繼之物，供已定之簿。
正則獵較無所用之，而久之，

方難得之食，供簿書所正之器，彼獵較者，知異物都無用，不久
將自廢，是雖不急於變俗，而俗卒以潛革。此正是聖人作為妙
處，非事道而何？奚不去？謂孔子既不能革弊，乃委曲陰面如此，
是道之不可行，便不可留。孟子謂孔子之不去，正欲以其隨試
輒效者，露個吾道端緒，不驚世，不駭俗，使人知吾道之卒易可
行也。註：小試行道之端，對大行。曰：小試對究竟，則曰：端凡三月
大治內，所行者皆是，不專拘正祭器事。此足以行而不行，非是
不能行其此。蓋此既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能大行其道，
則是知而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為，故不得已而去之速也。
未嘗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察其所仕之國，不輕留也。看來不

其俗自變矣是獵較何妨于
事道乎曰如是則魯亦不能
用孔子而孔子之仕亦大有
委曲而不得已者矣何不去
也曰聖人不忍遽忘宗國而
為之示其端兆于人也兆足
以行矣而人不能行之然後
決于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
年淹留于此也豈輕于去哉
蓋嘗論之孔子之仕有三有
見其用行之可而仕者不特
此也其次道雖未行有用其
接遇之有禮則為際可之仕
又有因其間饋有道則為公
養之仕于季桓子見行可之
仕也桓子能薦定公能用則
仕者其本心也于衛靈公際
可之仕也晉接猶殷亦遇合

行而後決去亦是事道本旨勿如舊說不重決去意○來節摠
繳受賜為欲行道之意承上過云身未嘗三年淹而心則未嘗
一日忘故或居相之緣合而機可行則仕固是為道即際我亦
可養我亦可無非委曲以異其道之行念是為道也此三句宜
重下不過是引詁語桓子非良相靈公孝公亦非有道君而皆
不遽去以塞其兆然則今之交際即於際可公養無異也彼猶
知有重道之心我柰何不為行道之念而重絕之耶則亦非所
以學孔子矣孔子相魯三月大治雖由定公能用之實桓子能
容之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

為貧章

之一時也。干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昂養猶隆，亦遭遇之一適也。何莫而非為道之心哉。通乎此者，可以論交際矣。為貧章講。孟子曰：君子之仕也，為行道，非為貧也。或不得已而仕，以竊升斗之祿，則有時為貧，猶之乎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者，既為貧而仕，則當辭尊而居其卑，辭富而居其貧，斯不失為貧之意矣。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如抱關擊柝者，取其易移可耳，焉不以孔子觀焉。孔子大聖人也，即言高當仕而道著，朝端誰曰不宜。然當其為貧，則嘗為委吏矣。曰：委吏所司者會計，會計當而吾

此章專重行道。首說仕非為貧也，便見仕以行道也。即為貧仕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抱關擊柝極矣。然志未嘗無道可行也。如孔子為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便。是道可見。道與仕具，即卑貧猶然。况高位乎。彼位卑而不免於罪者，正以不行道而高言于位外耳。若夫立人本朝，夫孰得而罪之。而乃尸曠高道不行，可恥孰甚焉。正應仕非為貧句。○仕非為貧句，渾之，不露道字。吏妙，有時為貧。全重道與時。違曰，有時便見為貧。非仕之常。下二句是喻。上二句意辭尊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此貧字是祿薄，與上貧字異。辭字活看，為貧者未必有尊富，何用辭之。此主其立志言。抱關擊柝是一件事，亦不

取稱矣則委吏可為矣又嘗
為乘田矣曰乘田所司在牛
羊牛羊茁壯長而吾取稱矣
則乘田可為矣是為貧而仕
者之準乎吾乃知有建白當
畫之志者必居高位而後可
如位卑而言高是謂越分罪
也若立乎人之本朝則既居
尊富而非卑賤有行道之責
矣乃反以緘默為老成而道
不行寧無竊位之耻哉退可
以避罪進不至貽耻舍半貧
之居何以希

不託章講萬章問曰養士者
國家之典乃今之為士者不
寄托于諸侯而食其祿賜之
祿何也孟子曰士之分固不
敢也諸侯失國而沒托于諸

必定為此官但舉此為例耳見得貧仕者擇多稱之職亦是恐
虐人之位而必當隨位以盡道之意抱閔司出入擊析司晨昏
○孔子節就孔子所以效職者言兩曰字即透下言高言字而
已矣是不肯苟且必思稱其職而後已此盡職處便是盡道者
說孔子為貧而仕可厭會是總計是分計○末節要串說下
語意重行道邊其不言高處正是行道處

不託章

此章前三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君之所以待士意重下段
○無位而食曰託諸侯雖失國原諸侯也故可託士無爵士安
得比諸侯故託之為非禮○章以餽即託故因其不可託而疑

疾而食其在公之餼謂之寄
公此禮也士而託于諸侯是
謂越分非禮也萬章曰士之
不托諸侯固矣若君餽之粟
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
也曰君之于民也固有以周
給之周而可受民禮也曰君
餽之粟與賜之祿若無甚異
乃周之則受賜之而不受何
也曰士之分固不敢受君之
賜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孟
子曰餽與常數而賜有常數
無常數則無常賜者皆可受
此君待民之禮也有常數必
有常賜者然後可受此君待
臣之禮也故雖抱閔擊拆之
微皆有常賜以食于上無常
賜而受賜于上者以冒無名

其不可受豈知君餽乃周民之禮與託不同士特有道之氓也
故以民自待而受君之餽註無常數此處且漫露出○章又以
賜即周故因周之可受而疑其賜之可受豈知賜則待臣之常
祿即託也必有常職者可受抱閔擊拆官雖賤然亦有常職而
可食于上○無常職而受常賜便是不恭託餽賜三字宜辨餽
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託
於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我
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
位之臣○君餽節見士可受餽亦須餽之有道繆公至無餽也
是述其待士之事末三句是斷其待士之失亟問上要點悅子

之惠為不恭也。此所以不受賜也。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孟子曰亦領其所以餽之者何如耳。昔繆公之于子思也，亦嘗慕其賢而悅之，亟命使者問其安否，而亟餽之，以馬勿子思不悅于其終至也。擇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蓋自是繆公心愧不復令臺官未致餽也。夫亟問亟餽既失之于始，自是無餽又夫之于終，悅賢者當不其然。蓋悅賢者要在有以奉之，而非後奉之為純也。今繆公之悅子思，非惟不能奉而用之，且君命將全要見委曲尊

思之賢意數問安否數餽焉，肉皆是。以君命來者，故子思不勝拜受而不悅。卒之一字，亦見子思獲之不暴虐，慄使只是不納于肉，非逐去之謂。犬馬在彼，養上說，所謂愛而不敬也。臺無餽，穆公愧則有之，悌則未也。蓋數將君命固不是，絕迹不餽亦不是。悅賢字虛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養。今穆公之于子思，始則亟餽，終則無餽，非惟不能奉，亦且不能養。安可謂之悅賢。○章意亟餽既不是，無餽又不是，故有何如為養之問。須知不以君命則簡常以君命則實。故始而餽以粟，餽以肉也。以君命將之而表吾尊賢之誠，其後粟繼之，廩人肉繼之，庖人不以君命將之而免賢者亟拜之勞，以君命將不以君命將全要見委曲尊

之既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何如斯可謂養矣曰餽不出于君命則于禮為簡也非所以養賢也丞出于君命則于禮為備也非所以養賢也故當始餽之時以君命將之士亦再拜稽首而受迨其後也廩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以君命將之以首其拜餽之勞彼子思所以不悅于穆公者以為一尚肉之微而數將之以君命使已僕僕爾丞拜也養之而不能體之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標使者而不受也魯米賢者其惟季賢若堯之于舜乎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賢之意子思三句是發出當時卻餽之意以見已之所言為養賢之道○末節正養君子之極收斂在一舉字舉則有常職自要受賜併庖廩之繼無所用之矣加諸上位只說為相所謂與共天位者

市井章

此章以往見不義為主以禮義二字作骨首節說禮二節說義後言義路禮門正與前相應須知章內說君之不可召士處便見士之不可往召說士不可往召處便說君之不可召士不必過為分別○不見諸侯雖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二臣字是庶人自稱乃莫非王臣之義以位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不

以恭舜于歆豳之中其恭之
之隆如此。凌峯而加之為相
之上位能養而又能奉故曰
王公之尊賢者也。今之為君
者果能為王公之尊賢士何
執不受之有不然則士亦以
禮自待耳。而尚苟焉以托諸
侯哉。

市井章濶。萬章問曰。敢問不
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士生
諸侯之國。其在國都則名曰
市井之臣。其在郊野則名曰
草莽之臣。名雖為臣。不實皆
為庶人。庶人未傳贊為臣。與
已為臣者不念。其不敢見于
諸侯者。禮當如是也。无敢見
之。禮則亦无敢見之義矣。尸
章曰。士既與庶人等。乃庶人

敢見乃守為下之分。而不敢踰越。故曰禮也。禮義非兩件。禮之
宜處即是義。之當處即是禮。○召之則不往。見只在一召字。
引出下文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後為義。
謂君不知其為士。泛以庶人待之。則可往。見不義。謂君明知其
為士。漫以庶人待之。則不可。下文為其多聞云云。正發此意。○
且君之欲見之。根萬章君欲見之句。反詰以欲見之意。為其多
聞二句。斷作萬章答語。自胸中蘊蓄之富。曰多聞。自此作用去。
輔世長民曰賢。不可分作兩樣人。曰多問。便當師。曰賢。便當就
見。未問欲見賢而召之言。未聞諸侯欲見賢而反召天子之所
不敢召。○引穆公事以明君不可召。歸結在而况可召與。一句。

召之俊則往役君欲見士召之則不往見何也曰是又不可以執一論者君召之役是以民處之也則往役固以賤承貴也若君召之見是以士處之也一往見則枉道徇人此義也惟又有不可不往者有往有不往也且子謂君之欲見士也何為也哉萬章曰為其博洽多聞也為其抱負之賢也曰既為其多聞也則可師矣雖天子且降就問之禮而不敢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可尊矣吾聞尊賢者有謀焉則就未聞欲見賢而反召之未見也不

觀繆公之于子思乎魯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有千乘之千乘之國以友士繆公雖據古而言實自寓之意此其詞驕故子思答之亦抗也事之云乎二句不可通為古人之言是謂古人說個事之豈曾說個友豈不曰數句是推子思之意須重德一邊以德非謂繆公德不如我就他尊德之道言其不傾心于師事必不能取善受益蓋自尊正以尊君也不可誇士千乘三句又是就子思上斷之已放開說不可粘子思繆公事友屬平交而召則卑之故着况字○引虞人不過取他非招不往以明不賢之召不可以加於賢人耳不與子思對○敢問招虞人節不重須云招虞人惟以皮冠自虞人外庶人不過以旃士不過以旂惟大夫然後以旌○豈可以招虞人宜虞人之不往也皮

國以友士者何如蓋自况也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君之于士事之云乎豈但曰
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
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
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位臨
之則子宜事我者也矣可以
與我友是千乘之君求與子
思為友而不可得也况為其
多與與賢而欲見之而乃可
召與召而見之視子思不營
遠矣昔齊景公問招虞人以
旌不至將殺之志士固窮不
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
喪其元孔子奚取焉而贊美
虞人若是取非其招而許乎
死以不往也則士未可輕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

冠是虞人本等服色旃帛也象庶人之質素旂有蛟龍象士之
变化旌有華采象大夫之文明此節士字與下士之招俱指已
仕者說○以大夫二句提超以士二句又一斷何以知庶人豈
敢往以虞人死不敢往決之也而因斷賢者不應非禮之招蓋
苟非其招即優以異等尚不肯往况不賢之招賢反辱之乎
自繆公亟見至此節引証歸重而况可召歟與况乎以不賢人
之招賢人句餘俱輕看○不以其道即不賢人之招指召見
言召見則非禮義守禮義者決不入故曰充閉之門下義路四
句皆後此之句生猶欲其入其字指君子看就制事言曰義
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就檢身言曰禮之有節文如門之

冠蓋以虞人有事于此也若
招庶人以通帛之痛，非所
以招虞人也。招士以較危之
旂，非所以招虞人也。招大
夫以析羽之旌，尤非所以
招虞人也。景公以大夫之招
招虞人，一失其招，虞人死不
敢往。若以士之招，庶人庶
人豈敢往哉？夫以貴招賤而
且不往，况以力賢而召之，以
不賢之招，賢人乎欲見賢
人而招不以其道，尤欲其入
而閉之門也。不往見，必矣。仲
不規君子之身法乎？夫又何
物一舉足不能高上之路也。
禮何物一措躬不敢越上之
門也。而吉之說道借徑至奔
走利達之途，惟君子凜禮義

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君子一
行一止準於義而行由是路也一進一退觀於禮而動出入是
門也惟字當玩見衆人不能由不能出入意引詩謂君子所履
之禮義為小人所視效斷不肯踰越而往君之召也周道只就
道理說○萬章非直疑孔子為非乃終疑往見之為未是也以
其官召之如為魯司寇魯君弟曰召司寇未便是須知禮義無
定體亦無定用惟其時而已為士時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
又以赴召為禮義孔子以官赴之正時中之道禮義所在也士
未有職可以相律乎

善士章



以自律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之所率，獲而小人之所視效，豈有名為士而舍禮義以見諸侯哉？萬章曰：士固不可召矣。然古亦言禮義者，折衷于孔子，孔子何當君命召，輒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孟子曰：此正所謂傳贊與不傳贊者之別也。孔子當任有官取而君以其所居之宮召之也，乃之以官固宜。孔子之亟往矣，豈可與未為臣之士例論哉？善士章講孟子謂萬章曰：善無止地，友善亦無止心。知我為一鄉之善士，斯所友者一鄉之善士，我為一國之善士，斯

此章是廣門人取善之量。上言取善盡於一世，下言取善進於千古。總見善無遠近，古今之隔，故取善亦宜如此。寒澗只散，說無循序漸進意，須知尚友古人自處一鄉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天下而後友之也。作文應把未足二字理會，總是虛憚，方能受益。○或于首節作類應說，謂吾之善蓋一鄉，則一鄉之善皆為吾友。此說太滯，當云鄉中有善者，吾斯友之。斯字還是我與之友，不可自足意。國與天下皆然。○次節首說個尚論古人，下不知其人，字正打着古之人，字論其世。論字正打着尚論，字蓋尚論而於古人則非徒欲知古之言，乃是欲知古之人也。古人而曰尚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非懸空億變之論。

所友者一國之善士我為天下之善士斯所友者天下之善士善以無吟無域者任其斟酌我以共唱共和者大其蒐羅此足以槩善矣然能友天下之善士者即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進而尚之討論古之人古之人善誅或紀之吾為之頌其詩焉見古人于詩也讀其詩焉見古人于也詩或特紙上陳言而不知其人之實可乎是以設心而處宜心而合論其當世行事若干載而相遇也是為尚喻古人而滿乎天下士之量哉寧區一鄉國云乎哉問鄉童講齊宣王問為鄉之道當何如孟子曰士之取問

然誦詩讀書不過得古人之糟粕皆不足以知其人是論其世論其世必在詩書上論只是教他于誦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如身處其地而親與之相周旋的景象如欲知禹稷之為人則就他平世上論欲知顏子之為人則就他亂世上論也尚友尚字不必你進字即是上字也如云既論其世則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千百世之上之人如同處一堂精神意氣初無間隔此之謂尚友君子方寸之中包羅萬象一室之內昭言千古全不重尚友上

問卿章

此章論卿反覆之三字最重問卿問設卿何為也何卿究其問

者果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貴戚之卿，以恩合。與社稷同休戚者也。如君有大過，則盡言以諫。至于反覆諒切，而猶不聽，則不得已而易君之位。更立賢者以代之。身固臣子之微，權也。貴戚之卿，道當如是也。王一聞孟子之言，而駭勃然變乎色。孟子解之曰：王勿異也。王問臣，不敢不以正理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異姓之卿，以義合。亦為道出。如君有過，則諫。至反覆諫之而不聽，則有去而已。王如知此，而思以納諫，則親賢，有不各安其我哉。

何等卿也。既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格心不得，又須有斡旋調護工夫。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田地天下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天下人，起而易之矣。易之不但全吾國，亦全吾君也。天命人心到此，非卿一人所能為者。去則尚有董君悟而圖復之意。萬一天命人心之回，以報吾君，非漠然不相關也。君臣義等天地情同父子，豈可輕言易位與去哉。

杞柳童

此章告子論性。病在一為字。孟子沒為字，翻出成賊字，破他立論之謬。且未說到性如何善處，語意全重人性不待成賊上。○性猶杞柳二句，且虛講。下二句，方可透人性本無仁義之意。

補告子章全旨告子不識性

而以氣當之所以說以字

為字不知仁義即性而率

性為道說說人亦便失天

命本然孟子就他為字翻

出成賊字來折他

告子章謹告子曰今之言性

者率以仁義乃性中物而無

事于人為矣不知性之在人

猶杞柳之質也義之在人猶

桮捲之器也桮捲非杞柳所

自成仁義豈性中自有具乎

以人性加之以人為成仁

義猶以杞柳為桮捲耳孟子

折之曰桮捲有待于為非仁

義比者子能順杞柳之性而

以為桮捲乎將成賊杞柳而

後以為桮捲也如將成賊杞

告子性字即後章生之謂性是也不可用降衷秉藝等語杞柳

之生本無桮捲故桮捲必以杞柳為之人性之初本無仁義故

仁義必以人性為之告子認性為氣認仁義為理認性在有生

之前認仁義在有生之後杞性與仁義分作兩項故有人性為

仁義之說○子能之句本決辭却像商量言你還是順其性而

為之到底是逆其性而為之其待成賊必矣勿於能上加豈字

將上加必字不曰成賊性而曰成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

也成賊人以為仁義如愛親敬長仁義也孩提之童必不能愛

親稍長必不能敬兒必待矯揉造作而後愛親敬長歟此句當

重看末二句特因成賊而究其貽害之大非關告子本旨以仁

柳而以為枯捲則亦將戕賊

人而以為仁義與樸斷不施

就為或器太素既殘安取仁

義此不可全日語明矣子乃

曰皆出于為則率天下之人

視仁義以為害性者必子之

言啓之夫言性而轉以害性

子亦何樂有此言耶

補端水章全直人謂告子屈

義為害性而不肯為率使仁義廢湮於天下故曰禍仁義

湍水章

此章告子言性無定辭善惡皆由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辭善

其本然而惡其使然○湍水全要模画無定的光景此句且虛

人性之無分二句正見性猶湍水分字淺善惡分對生來無分

於善不善謂未嘗一定於善一定於不善也○無分於上下乎

是言必就下不就上人性之善就性本來定體上講水就下只

按在人性之善上照出此二句且空一說下二句方斷其必善

必下無有不善只言人性無惡水性無上不可說人皆善水

水皆下也○未節正駁他前之決字過顯在山水甚不下而就

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不分于東西也。水之東西視之決性之善不善係于勢論性者如是而已。孟子沒而折之曰水信云分于東西然豈不分于上下乎。決之東流必其東之下耳。決之西流必其西之下耳。人性之本善也。猶水之本就下也。謂之人則無有不善。自聖人以至塗人一也。謂之水則無有不下一源以至萬派一也。此固性所自來而謂之定体可乎。夫人性本善而或不善則亦彼馬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類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夫過類在山非下也。是豈水之性有不下哉。其搏激之勢亦以拂其

此時原未嘗不下搏擊能逆水不能逆水性故又下勢字勢是搏擊之勢為字亦要看指陷溺言可使不善者為也不可使不善者性也性決不為人所使的註反之而惡句不可用就是為惡之時其性原未嘗不善此章孟子將性惡處說出性無不善其辭甚決

生之章

此章告子以氣言性。孟子詰其混人物于無辨。人與物皆有生氣。但人獨全生理。○生下便有知覺運動。故告子說生之謂性。却不知生是氣。生之理練是性。若註添出所以二字。則知覺運動專屬這點靈妙。則告子之言亦不為錯。○孟子一聞其說便

性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為勢所使，亦猶是也。若論性體，則其善自善，惡得謂無善無不善哉。

性之章請告子曰：吾人日圓于生，而不察其為性，宜言性者，日份也。吾以為性本自人生之初，人之生而不待人為者，謂之性。孟子欲詰其生之異而先質，其生之同曰：子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同謂之白。與曰：然。孟子曰：白之質有，不同而色同。子以生喻白，則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孟子于是折之曰：果如子所言，凡天下之白而均謂之白也，則凡天下之

想到同人性於犬牛處，但不得其實，無以伸其辨，故先詰以凡有止者同謂之性，則凡有白者同謂之白，以起折之。端白羽四句，是恐他說之逃，故反詰以審實之，使他窮屈，更無為辨也。此只重同謂之白，不重在質之異。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不知白有形而性無形，有形故有白者，可同謂之白，無形故有生者，不可同謂之性。如必舉其性而一之，以生如舉其白而一之，以自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分別不重，只重在犬牛與人不可無別，蓋人為萬物之靈，豈可下同于物耶。

食也章

生而於謂之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吾恐以物相物且各一其性而不可齊况以物觀人安得與我同類而果且無二乎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假色章講告子曰人生而有食色其食悅色即人之性也仁義豈性哉就二者論之仁愛之道出于由衷內也非外也義理之名起于感觸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仁義一理子何見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也告子曰吾謂仁內異于義外非無謂也義莫重于長彼先有長而我長之非有長之心于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漫其白于外也緣感起應理

此章總是折告子義外之說。得力在長之者一句。下二節不過因告子強辨。故以所明者通之。中間以白辨長。漫色字生。以與辨長。從食字生。○其食悅色。是生而有之。不期然而然者。故曰性也。即其之悅之。心生於內。可見凡仁愛之心。是由衷自然者。故曰仁內。即可其可悅之。宜由於外。可見凡事物之宜。是物感使然者。故曰義外。○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重關義外。邊彼長四句。是借白以形長。玩猶字。自見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為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非有長於我。言我先有長彼之心。於我。不過因其長而長之。亦如非先有白之心。於我。不過因其白而白之。故謂之外。指義言。○然告子以白喻

不出于根心諸象生情恍惚
由于固有以長為外故謂之
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豈
真如彼白而我白之謂乎
人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人有
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
與白人之白不過同以為白
耳無以異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亦果無以異于長人之長
與恐長之異不如白之同也
既曰長人之長則長者與長
之者亦自有別且子謂義屬
長者而長者義乎抑義屬長
之而長之者義乎如以長者
為義則以義為外猶可如以
長之者為義則義實根心而
尚可以言外哉告子不求
心猶欲伸其說漫曰子子

長孟子就承他白與長字而分別個人馬執議論白馬之白下
白字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白人亦然白馬二句甚輕只起下
白人誠不異於白馬不識長人亦不異於長馬否長馬只說他
長罷了若長人畢竟存我一點心去長他須知此四句不是關
甚以白喻長之非只是要明長之在我意且謂二字是詰詞放
在告子口中說以長者為義則義就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
義還在內全以長之二字為根要辨權度由中意○吾弟節告
子以仁內形言義外若謂不必說甚長人長馬只就人之中長
亦有兩有楚之長有吾之長我只一槩長之非如愛弟者有愛
有不愛我做得主孟子說亦不必說甚吾長楚長只就飲食之

疑吾謂義外也。蓋嘗于仁較言之矣。仁以愛生而愛我得以自主者也。如吾弟則愛之。吾人之第則不愛也。其弟同而愛異。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也。若夫義以敬形而敬我不得以自主也。楚人之長吾長之。吾長之長亦長之。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安得謂義外而不同。示仁內也。我孟子復折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于人有同。長嗜秦人之炙無以異于嗜吾炙。夫物則亦有同嗜者也。今子執以長為悅。而謂義之在外也。然則以炙為嗜者亦果在外者與。吾知炙在外。而所以嗜之者心也。長在

中炙亦有兩有。秦之炙有吾之炙。吾亦一槩嗜之。誠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酌其善。安得以長之心為外。以我為悅言。我心中歡喜便愛他。不歡喜便不愛他。以長為悅言。由長生敬。不由我作主。物字指炙。然字指嗜之同。

義內章

此章朱註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時字最得力。上文行吾敬。雖知義根於心。而未知義妙於時。得孟子庸敬斯頌之敬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月夏日之喻。正所以發明時宜之妙也。○行吾敬。吾字有味。蓋人之可敬者。皆從吾心之敬以行之。主吾不主

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吾子以其食為性已明。知嗜炙之非外矣。焉得謂義果在外乎。

補義內章全直此章行吾敬三字已足以括義內之旨矣。下敬之行于親疏又暫者皆由吾也。季子惟不認敬是吾敬。故終始執定。敬為因人而行。不識吾因以不識義。

義內章論孟季子問公都子曰。衆人皆謂義外。孟子獨排衆說而內之。不知何以謂義內也。公都子曰。義主于敬也。行吾心之敬。以敬長。敬由心生。故謂義為內也。孟季子曰。敬因生于心矣。設有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敬

人則敬既在內。義豈在外。此在長之者義乎。一句體認出來。敬兄酌鄉人。俱是敬長。但敬以親疎為厚薄。故鄉人在所畧而伯兄為重。酌以賓主為先後。故伯兄在所畧而鄉人為先。此皆季子料定。公都子主義內之說。必先敬兄。先酌鄉人。故就行敬處設問。以發之。因以明有伯兄而後有敬。有鄉人而後有先。而非先有敬之長之。心於我。因入轉移在我。曾不得自主。果字根告子外義之說來。○公都子折義未精。故不能答。孟子把弟喻鄉人把叔父。喻伯兄敬叔父二句。依其誰敬之問。而雅之弟為尸二句。依其酌則誰先之問。而雅之曰敬叔父。即敬兄之說。敬弟即先酌鄉人之說。因別出在位故也。四字以提醒他前一

以親疎為厚薄敬兄曰酌則誰先曰酌以賓主為先後先酌鄉人曰所敬既在伯兄所長又在鄉人是敬不由吾而由長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屈于其辨而不能為以告孟子孟子教之辨曰子問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既敬弟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則子亦曰吾所謂先酌鄉入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庸常之敬在兄亦叔父之類耳斯頃之敬在鄉人亦弟之類耳敬雖一而所以用敬者不全可以行吾敬為外哉季子聞之曰敬叔父

在位指弟在尸位後一在位指鄉人在賓位大意謂鄉人時在賓主之位如弟在尸位故以斯頃之敬及之其庸敬之在兄鄉人不得而易之亦猶庸敬之在叔父弟不得而混之也然則遇賓主則行吾暫敬遇伯兄則行吾庸敬臨機應變全是胸中運用出來豈得謂義之在外乎註因時之向直到飲食亦在外向方可發明若此處說出則便折倒他矣○季子仍不曉得敬是心用敬別處是心有主以為叔父當敬我敬之及弟當敬我又敬之依舊是酌鄉人的故事故又曰果在外公都子因庸字斯頃字遂悟出一時字謂飲水飲湯雖都是飲而冬夏之別則在心然則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心也豈得

則教是循吾之所教在此也
謂義在外

性無善章

彼也。因于人而不憑于我義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悟
孟子庸故斯須之說闡明之
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是造化有密移之運而寒暑
交于前人情有互換之機而
斟酌當其可猶庸故之不可
施于鄉人斯須之教不可施
于伯兄也。子以九教皆在外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与水
雖外而制飲之宜者心。叔父
與弟雖外而制教之宜者心
故曰行吾教故謂之內也。
性無善章。諸公都子曰。諸家
論性者紛而靡定。在告子則
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以本

此章首四節。公都子述衆論而究性善之旨。以下重在因情以

驗性上。才字對情字。不過。○當時論性有三說。一重個無字。謂

善惡皆性。而無乃癡蠢而無別者。以性之本体言。一重個為字。

言善惡係於所習。乃活動而可轉移者。主性之無定体。言文武

二句。乃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証。一重個有字。言善惡本於

性。生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以堯句是有性不善之証。以瞽瞍四

句是有性善之証。看來為君為父為兄之子等句。俱不虛。按帝

乙生微子啟及受。紂名也。帝乙之弟比干。比干乃紂叔父。宜

無為性者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而真之善也則民好善幽厲與而導之暴也則民好暴此以不定為性者也或曰有性生而善有性生而不善是故以充之聖為君易以搏移其民者乃有象之傲以瞽瞍之頑為父易以習染其子者乃有舜之聖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親而蓋蓋更易轉移而習染者而有微子故王子比干之號稱聖賢外以兩岐為性者也今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皆非與孟子曰三說紛々吾未具論吾所謂性善者亦未叩其蘊于中者何如乃若其類而為情則可以為

云以紂為王子比干兄之子情則親矣且以為君分則尊矣情親則惡易染分尊則惡易紂胡為有庶兄微子啟之賢叔父王子比干之忠善惡之不易如此○今曰性善指孟子言必道性善彼指上三說玩個與字意三說未必皆非也正是他見未定處○乃若二節語意相承非判然上以情明性下以才明性也才乃帶言耳乃若二字根今日二字說若謂我嘗云性善者性無形也亦只據性之發而為情者云之則可以為本然之善矣情可以為善此我所據以為性善也但人雖無不善之性而亦有不善之為若夫為不善之事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不能運性為情也才何罪為其字指性而言情是性之露處講情

善矣情何恣蕩夫非性為之
樞乎寧有情善而性不善乎
乃所謂性之善也若夫為不
善亦人自為耳豈才不能善
之罪哉何以明之蓋人之一
心感物而動而善端種：呈
烏如惻隱之心善心也人皆
有之羞惡之心善心也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善心也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善心也人皆
有之是惻隱之心即吾性之
仁也羞惡之心即吾性之義
也恭敬之心即吾性之禮也
是非之心即吾性之智也仁
義禮智之善非由外而鑠及
于我也我性中固有之也人
第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求舍一異得失頓

字切須根性言。若單言情則亦有私情矣。可字當能字看。此處
已含才字之意。所謂字在要講見三說之非才是良能非才技
之才即運性為情的力量。譬如孺子入井未見而渾無形影是
性見之而惻隱是情所以能惻隱是才。○惻隱節穩見性善不
必分應上二節人皆有四句不必填實善字只虛就皆有上蕤
揮要得任天而動意四者上孟指為性之端此直指為性體只
重良心不可只說惻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處就是仁義禮智
若云在情為惻隱在性為仁猶二之矣。仁義禮智三句還帶下
說以起弗思句外鑠二句一正一反鑠字要發自外至內意固
有字要本起初降衷時說弗思上要補陷溺於物意思以心言

殊其流至于不善之去善或
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
才者也。以情論性而性之有
善有不善也不波可知哉。然
非吾之臆說也。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重疊好是
懿德孔子讀而贊之曰為此
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故有
其物必有品則与之俱生乃
一定而不可易者是乃民之
秉彜也。惟其秉此物則故由
秉而好是懿德而念之所羨
亦不容已矣。由孔子之言觀
之則知情可為善非出于性
之善而何哉。

補新直論性之本體原是無
善無不善的論性之發用
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即仁義禮智之心常不昏昧放逸求以用力言是盡才處然求
字須帶思字來得謂得其惻隱等之善舍失與求得相反倍蓰
指舍與求者之相遠盡字可玩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
事無不可為因其性之動而發揮之使有善必達正是盡其才
處不能盡其才只緣人為私意阻隔畧蕪得好便自喪折了可
見情善性善而為不善果不可罪才也。○引詩及聖言是討個
真証據見已之所言非杜撰也詩與聖言俱重好是懿德自有
物有則字極妙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然
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易故下一則字此則字乃吾人
所執以為常者則謂之彛上者常也自其彛常中覺得有一種

善的論性之流弊。有一定善的。有一定不善的。諸人各執所見。決裂性體。不能會通。孟子波原頭所露之善。端上論以驗其善。又波浚。未入為之。戾于原頭。處論以破其無不善。而又根之于天。證之于聖。則其論為不可易。

補富歲章全直通章。是發本之不殊。舜麥之種而生。而熟皆才也。其才同。是其性同人。既同此類。其才豈有不相似。故其根于心。而悅理義者。皆才之。不殊處也。發明不善非才之罪透矣。

富歲章。孟子曰。富歲子弟

天真油然悅心處。則謂之懿。懿者美也。三者名不同。摠是性之理好之。便是情。詩人之言。其意甚隱約。直待夫子說詩。方說出性情相因之義。只在必字。故字着力。要挑剔明白。蓋言物原不是虛器。必有個理。此個理是民之所秉。以為常性也。惟性有常。故其情亦有常。無不好。此懿德者。向非有是則也。何所秉以為。夷向非秉是彝也。何所為而同好哉。信乎詩人之言為知道也。須認民之秉彝指性言好。是懿德句。正是情之可為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

富歲章

此章降才爾殊。是主下同字。皆從殊字生。次二節就物之同說。

多賴藉而為善凶歲子弟其
暴奈而為惡凶歲之子弟其
所以異于富歲者非天之降
才若是殊也其所以陷溺其
良心者然也由子陷溺則非
才之罪矣嘗証之楚麥焉今
夫楚麥播種而耜之其所樹
之地同其樹之時又同勃然
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
楚麥之同如此雖有所收多
寡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有厚薄人事之勤惰有不
齊也而德之無害甚為性之
同矣由楚麥推之故凡物之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
人而疑其有不似乎即以淺
刑盡性之聖人亦與我同此
人類者蓋至于聖人亦同又

到人之同後五節就人身形之同說到心之同摠括才之不殊
便是○首節不是以凶富之歲論人性只借多賴形出多暴之
由於陷溺其心以明其同處多賴多暴多字須活看言不必盡
然亦多有如此者暴字不對賴字平言暴是實字賴是虛字宜
云富歲之子弟固有所賴藉而為善矣乃凶歲之子弟多至於
暴而不善者豈天之降才於此子弟者有兩樣蓋凶年寡實有
以陷溺其心而至於為暴也暴字禮義之反惟其失所賴故至
於有所暴○次節以楚麥比性即心如穀種之說人都以地同
時同熟同謂足明降才之同余謂不然須知楚麥美種原舍生
意其種之美同故得地得時則其生其熟自同人性皆善苟無

何不相似之有。惟類同則無
兩不同。故龍子曰：不知之為
為屨，雖未必適中，而皆為足。
用我知其不至為躄也。屨之
相似，以天下之足同也。不獨
此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
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
使口之于味也，有人焉，其性
獨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
才所調之于味也。至于味，天
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
似也。惟耳亦然。至于聲，天下
期于師曠之所審，是天下之
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
都，天下莫不知其姣好也。不
知于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
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

所陷溺其心，而培其生機，則人々皆可為聖。即麩麥之熟，有不
同，必有不齊處。人之遠於聖，必是陷溺其心，而操存之功與聖
異也。此節雖是引起聖人同類句，其實聖凡同異之故，包括已
盡。故下只詳明聖我之同。雖有不同，指所獲多寡言，而露之養
有厚薄，人事有勤惰。故凡同類句，推開說，蓋泛言天下萬物
也。同類以物之形言，但勿露形字，只說同類便好。相似以物之
性言，疑是疑其性不相似，而有為善為暴之殊。聖人與我同類，
只說同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尚含蓄未露。龍子以下四節，
輕不過挑出未盡心之所同，然來屨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解龍
子之言。先得句，謂易牙最稱知味，然不過于衆口同嗜中，先

之子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類同故也至于心獨無所同以為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在心之理也謂辨理之義也試觀天下之人苟有當乎理義未嘗不當乎其心則其所當然者可知矣彼窮理精義之聖人亦不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豈外我心之然以為然哉故人有是心即有是理義人具是理義即具是能悅之心不期然而然猶芻豢之悅我口不特先得我口者之所悅而天下之口有同悅也則心之昭然其心者可證之降木之異哉

我而得其滋味之宜耳重我與易牙同意先得字宜玩即為未條先得二字張本如使口之於味也就易牙之口說一氣說下是反言以見其同期即必字必以易牙所調者為美也○師曠善審音天下期於師曠已見得耳之所同聽○子都即鄭大夫公孫閱也有寵於莊公皆知其姣已見得目之所同美莫不字重看○至於心向須體貼謂耳目口體之類皆為心所役使者却同而心為衆形主獨無所同以為然乎同然二字猶可字非是悅字之義未二句悅字正根着然字來蓋惟同以為然斯同悅之也理義二字舊依程訓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看來未妥此只共是一件理為真体即可妙而為用義為妙用原未嘗離此

補新直同一子弟之性善十

其心有不同然乎理義者以陷溺之故耳而豈降才之殊今即麤麥之類同而性同者雜之則人之同類者性文豈有不同試觀人是同一足之類也口同一口之類也耳目同一耳目之類也此類既同而心之原于降才者決是相似故皆同然乎理義而悅之也所引是口耳目正是以類之同來決性之同非是以形來例起心也

牛山章講孟子曰牛山之木

前世固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紛然而伐之是尚可以存其美乎然其美雖失而生心者未嘗泯也是其目

真體德之皆性所有故人心無不然之先得句要剔一先字眾人陷溺須觸此理線見其然便屬後得聖人不為物溺未觸以先原無不然即先得也講內要點說聖只先得非獨得醒出聖凡同然意不重聖人先得上故理義故字頂此句說惟人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乎理義者不同理義之悅我心二句不重形容其同亦不可你喜悅看要模寫心與理義相投光景不期其然而然要看二我字自悟自契有非人所能助意

牛山章

此節首節重萌蘖次節重幾希歸咎於牛羊之牧及反覆之措重養上說幾希夜氣俱指出可存養之幾孟子論性都不着氣

夜之所生息而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蘖之生焉。向牛羊又從而牧之生息無幾。穢賊繼至是以萌蘖俱盡而若彼濯也。人見其濯也而以為此山未嘗有材也者不知山以生木為性而濯馬不生此豈山之性也哉。知山木則知人心矣。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亦猶之乎山木之美矣。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則以物欲交攻。日刃日刺亦猶斧斤之于木也。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然美之攬猶在也。其有日而夜之所生息至于平旦之氣不為物擾其好惡合乎仁義之心與本來之人相近者僅乙

此欲人存養不能離氣故指氣中一點清者言。夜氣即是良心。即是仁義。即是好惡。即是人情。即是才。本然是善。聖狂皆有。所謂雞鳴舜跖闕頭也。○首節輕只引起下文嘗字要玩以山木之本來言。如於大國正斧斤牛羊所自來。日夜所息以氣化言。雨露所潤以天澤言。潤即潤其所息者不與日夜句平對曰萌蘖正見生機可培處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萌蘖盡無而若彼濯也。牛羊句最重亦不可與斧斤並看。夫山以生物為性而此之濯也豈山之性哉。牛羊之為害耳。末三句快言山本必美意。○雖存乎人二句是就既失後追論未失之前說。人字就不好人說。雖字便說得通。以下文與人人字照看可見。此日

希比幾希即吾心之萌蘖也。而充之仁義可以全復矣。不謂旦晝之所為並允希而。惛亡之惛之不已至于反覆。則其日夜所息之氣寢化而為物誘。而不足以存仁義之心。夜氣不足以有則其心去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面以為未嘗有才鳥者。不知人有是情。即有是才。仁義之不存。禽獸之不遠。是豈人之情也哉。由于惛亡而失。恭耳。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其端立于可消可長之介。而其幾懸于一得一失之間。然則人其可以一時失。恭乎。孔子曰。有物焉。操之則得。而存舍之則失。

夜與上節不同。只重夜字。由日而夜。百竅俱閉。諸緣盡息。此心。這一段清明之氣猶在。故曰卒旦之氣。卒者中分之意。乃天地晝夜之平分也。氣清則心清。氣明則心明。氣載得良心起。故一點靈明不覺透露出來。好惡與人相近者。合於仁義者必好。違於仁義者必惡。但生於放失之後。其蕪至微。故曰幾希。心僅存此幾希。正可恐懼。保守之時。而且晝所為。則又已惛亡之則字。有字甚緊。警發。生到晝便又已惛亡耳。惛如被禁。械不能轉動。亡如自家物遺亡失去之字。指幾希言。反覆謂夜之生且惛。循環不已。夜氣是一線之脉。有夜氣則良心尚存。惛之不已。夜

而亡以存亡倪出入其出入之恍惚無定時而莫知其所嚮惟心之謂與蓋心活物也條而千里坐馳條而宇宙一

謝尚吾所謂消長之說乎而奈何可以失養耶

補新章此章在氣上論心氣之清濁乃心存亡之候氣清則心些人相近氣濁則

心遠禽獸不遠而身之動靜之氣清濁之候守靜是

為夜氣而息其心妄動是為且晝而忘其心故於心

當養氣養氣須守靜心無妄動斯氣清而心常存仁

義不可勝用矣上孟言浩然之氣此言夜氣夜氣正

浩氣的萌芽也集義而勿

氣震薄就是良心不存故曰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對與人相近看向有夜氣則好惡之公猶近於人今無夜氣則好惡拂人之性即近於禽獸曰人見者言已不自見也自見則能覺矣須

知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彼見其不遠禽獸而不能為善或咎其無才者不知由於且晝之梏亡耳豈其本然之情

哉又須曉得夜氣不是天地之氣人心生之不息處即是氣且氣即夜氣無二樣○故字承上二節來更重失養一邊兩物字

雖包山水人心只空說兩養字亦只兼培之保之兩意空說一

苟字極醒動長不在維持之久消不待漸磨之久只一念自為

轉移耳○未節不重形容心之神重在欲入存養意捺非把捉

助勿忘正是措于旦晷
心之常存處乃得養則長
之意也。養浩然湏茂於夜
氣始矣。

無惑章講孟子曰人主不
聰明惟徒心用賢為貴焉其
踈君子而近小人。斯累于聰
明者不小矣。若齊王之不知
吾無惑焉。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陽以舒之則生。陰以慘
之則不生。然多一日暴之其
為陽舒者無幾。十日寒之其
為陰慘者。雖至則未有能生
者。而况于吾心乎。吾見王之
時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
矣。過之方生。而折之方至。其
為王有善心之萌焉。何哉。吾
于是而慨玉心焉。今夫奕之

只是提醒得力耳。操則存是教人用力去存。舍則亡。就上句說。
蓋一不操而舍之則便亡。存亡便是出入。出入係於操舍之間。
故無定時或出或入。故無定處。此四句只空形容個無定意。未
句方歸之心。註神明不測。神明是心之定體。不測猶云此物拿
不定者。要當力為操存。耳非於存亡處見其神明不測也。惟心
之謂與。見外此皆物而不化。安能不測。若此哉。孟子引此以明
得失消長之機。所係至神。人不可頃刻忘操存之功耳。

無惑章

此章為齊王用賢不專執。首句嘆王不知之宜。下二節總是喻
王不知之由。一是即物以喻之。一即學奕以喻之。反覆譬喻不

為數小幾也。不專心致志以求之，則不得也。夫奕秋豈不稱通國善奕哉？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其秋之為聽，又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彼一人，且學奕，其得技之精弗若之矣。是其智弗若也，非然也。心不若彼之專，志不若彼之致也。今王也，援弓之楛紛于吾，退之陰寒，鴻鵠之恩不勝一奕之難誘，其為不智也，又何感焉。

補新直此為齊王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上節言其見君子也，不若見小人之暴也。是也。暴十寒之物也。下

過言其疎，君子而親小人耳。見賢時少，便是信任不專，勿作推原說。○無惑乎是言有故而然。此智字指君德，就通達義理言，與未節智字指生稟明覺言者不同。○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吾見亦罕矣。全重歸咎王疎君子而親小人，不必說孟子見王時乃有萌。此說齊王本心靈根，不死有觸，即生即放，失之後而萌蘗自在。但一君子之啟導，不足以勝衆小之雍蔽，則萌芽自絕耳。○未節重學奕，不重誨奕上小數言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大使，即設使之使專心者，心專于奕而不他也。致志者，求至奕秋而後已，為是其智弗若二句。是孟子設為問答，以發不智處。弗若與謂資質弗若專心致志。

節言其信君子也不若信
小人之切也是學突而馳
于鴻鵠也反覆譬喻從是
言其疏君子而親小人非
有兩層意

魚我章謹孟子曰人須自識
其真心真心賢愚之所共
而常變之所共貞也今試較
言之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則寧
舍魚而取熊掌耳豈惟飲食
為然人誰不愛生亦我所
欲也人誰不慕義亦我所
欲也如或事當患難二者不
可得兼則寧舍生而取義耳
此何以故哉生亦我所欲而
義之可欲有甚于生者故義
不當生吾亦不為苟得也

之人非然也言非聰明不逮乃心馳鴻鵠故也可見專一之心
不可無而鴻鵠之心不可有專心致志以聽誨則求智之實功

魚我章

此章以本心二字為主上云節言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
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有何況身
外物乎勘得生死富貴閑破便為勿喪之賢○魚熊掌不重只
引起舍生取義之事舍生非必死如後危迫晏安之不受皆舍
生取義也不是勉人之詞亦只是本心自然如此且虛說勿
露出熊掌猶美義猶重意至下文方發其意○次節正釋所以
舍生取義之意舍生便是死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兩釋之所

亦我所惡而不義之可惡有甚于死者故義所當死患亦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苟生者何不用也而誰其舍之乎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而誰其就之乎由其義甚于生是心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其不義甚于死是以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同此人則同此心人皆有之惟賢者不為利誘不為害惕而能勿喪其良心耳惟人皆有故一箪食一豆羹物若甚微而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其所係其

欲有甚於生倘義所惡有甚於死指不義但不可露出然須涵泳文法方像本又不說破語○如使節須認註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句由是節須認註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句兩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全在何不由是四字轉換精神○是故節承上文而斷人皆有是心重人上不重賢上下句只粘上句講○單食節此即義心之激發處勿作驗說是舉生死大關係起下二節斷案蓋單豆之微似若可取有關於生死若不得不取而行道乞人又非平素知禮義不苟者且以無禮義而不受信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此不受的人與下受萬鍾的人作一人看萬鍾對單豆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

重宜其不辨禮義而受之者
然使嘔爾而與之雖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雖乞人
亦不屑也急切感憤之下遂
多慷慨仗義之夫即令賢者
處此亦何以加之哉至于萬
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
之得夫不關生死于我何加
焉意者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哉與夫天
下之至切者孰知吾身至重
者說如死生鄉為身死而不
受嗛蹴今為宮室之美而受
萬鍾則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嗛蹴今為宮室之奉而受
萬鍾則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嗛蹴今為窮乏者得我而
受萬鍾則為之當其迫而相

重則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此必有
所為下三句正指言其故以見良心由此而喪也我字指真我
言何加猶云沒緊要我字加字要發透妻妾之奉還你奉養妻
妾看窮乏得我窮乏指親友謂得我之餘以自潤○鄉為今為
只就一人說見慨嘆意以為不為此三者則萬鍾受之無故以
為此三者又儘罷得可已不已不必為却又為與向不受嗛
蹴之心又何懸絕故曰失其本心言非無欲惡之本心乃是失
其本心也此句正與貧者能勿喪耳相應

仁人章

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個心○仁

生者之所惡處其常而亦死
者之所指是亦不可以已乎
可已而不已不可受而受所
謂欲惡有甚于生死者何心
而一旦捐棄之也此之謂失
其本心而行道之乞人不為矣
仁人章講孟子曰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而人性之失之者
豈未知其甚切于人乎仁非
他也生理渾具即人之心也
由是行而宜焉之謂義即
人之路也蓋仁義原非二物
而人不可頃臾離者柰何舍
其路而不由以至放其心而
不知求者自有而自失之不
亦甚可哀哉然放者未始不
可求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反不知求其視心

乃天地生之理有是理方能靈應若無是理則心便為槁木
如何能宰萬變故曰仁是人心心者從靈應宰物而名也義乃
事物當然之宜有是宜故行得去若無是宜便一步不可行故
曰義是人路路者從周行履率而名也須自心上說仁不可說
仁而歸於心路亦然兩個人字正見仁義之切於人而即路字
照心字可見義又心之所率由處亦要根心上說仁義非兩開
而亦非兩平要講得粘合融貫為妙○舍其路而弗由就是放
其心而不知求豈不可哀哀是哀其雖生猶死只單領放心說
為切○雞犬節輕只起下節要看一知字知是人心良知雞
犬為我有則必求不知心為我故物故去而不追耳○學問即

不難大若也夫亦未知學問之道耳學問之道豈有他哉亦求其放心而存之而已矣蓋放之時正所以為舍之時求之功正可以了由之功人

補新直本心由出未則見

若舍路而弗由就是放心而不知求豈不可哀所言學問者亦是由此路以求此心耳但求心工夫蕪動

靜存省不單在學問探討

今有童謂孟子曰人與人相若者惟此一心伸于物而不為物屈也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比豈疾痛害事必伸之而後可乎如有能伸之者

只重求放心不必粘住學問古人學問全在心體上料理此心

看攆得好不令走作在外自萬理畢聚于虛靈之舍故求放心

而學問無餘事非謂求放心方可學問也須知孟子求放心之

云是輕一提醒令人覺其心之放而存之耳先儒謂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似失孟子之意

今有童

此童重伸字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

故借指之屈伸為喻○無名指便見沒要緊非疾痛害事言雖

不求伸可也不遠秦楚之路不以秦楚為遠也為指之不若人

乃原其求伸之心此句便舍惡其屈意○指不若人四句勿用

則不遠秦楚之蹠而求以伸
之為指之不若人也夫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至于心不若
人豈可頃臾忘伸者乃反置
之若棄而不知惡重所輕而
輕所重是之謂不知比類也
倘反而以惡指者惡心又豈
愛不若人哉

補新立借指以形心借指屈

以形心之害借秦楚之遠
以形本心之近借人求上
人之志以形起羞惡之念
何處見心不若人先得不
若聖人勿喪不若賢人反
而思之直覺得疾痛欲舉
而措之害了多小事
拱把章誦孟子曰人惟有此
身身頃不當養哉第有卷者

平實講要得竦惕口氣若曰一指之屈甚微而吾心之害甚大
且求伸其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其心實不出方寸之間奈
何知彼而不知此也不知類不是將心與指較只是不知心之
為重而反輕之也

換把章

此章以身對桐梓言重生字桐梓欲其生便以生之道養之
既其本根保其萌蘖便不肯去戕賊摧折至於養身而不知以
生之道養之一切沉酣汨沒於世味本欲養生實是戕生豈
非弗思之甚哉此重在生上說心是生之活物但渾涵勿露心
字為佳所以二字極有味不思不就分蔽言蓋不思量到吾身

有所以養者自愛者宜自知耳。即拱把之桐梓一物之微耳。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于身所係之重何如。而不知所以養之者。人雖愚盡至愛身反不若桐梓哉。可謂弗思甚也。試一思之當不至倒持若此矣。

補新章所以二字是一章精神。弗思甚全在此處看出。若徒養者以養為養者也。養其生而有盡之身也。所以養者以不養者也。養其生而不死之身也。身非是血肉之身自有個真身。在能思身之所以為真。然後能思所以養之為養。

兼愛章論孟子曰人之一身

所以不可不養處亦不思量到所以為養處思字對所以而言

善愛章

此章旨脉全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五節無非發明此意。次節言禮有輕重而大人小人係於所養固見得已之當自審。後四節獨就不善養一邊而言。益見當審輕重於已也。玩無以小害大之句及末節口氣孟子非是欲人絕口腹只不談貪饕。當貴而以饑渴為心害意。○身字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愛是不忍毀傷以心言養是維持調護以事言養所以成其愛也。無尺寸二句只足上善字意善不善指所養之得失考字有寃辨意於已取之言其等級分限當身而具自可執以稽善否不必

百体具焉即人情言之豈不
于身而兼所愛乎兼所愛則
兼所養者其情也無尺寸之
庸不愛也則無尺寸之庸不
養也頭養有取乎其善無取
乎其不善所以考其養之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已身中
分取之善為考而已矣所謂
于已取之者何如蓋体有貴
賤有小大之不同皆已也無
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比養
之法也如養其小者而有
以害之乎則小為主而為小
人養其大者而無以害之乎
則大為主而為大人均之于
已而善不善之分如此今有
場師舍其梧槽養其楛棘則
人自為賤場師焉即養物而

他證註輕重字即下貴賤大小字○次節正蒞明善不善由已
取之意分有獨尊為貴聽其役使為賤權無不統為大各分一
官為小註雖以口腹心志言還是渾淪不露為妙無以小害大
之句講須斟酌言小固當兼養但無以小害大賤固當兼養但
無以賤害貴若曰無以養小害大云云是欲人絕食糲腹以養
也決無是理養其小體是徇人欲者養其大體是完天理者為
小人為大人正見人品由已轉養之得失可返証○場師二節
俱重則為二字正喻養小者為小人不善由已處之意以起飲
食之人之節場師節是就物上比養小失大狼疾節是就身上
比養小失大詞雖兩平實漸說到切近處然後說出腹正

養身者可知矣。人或養其一
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
為狼疾人也。與賤場師何異
乎。若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為其養至小。以失至大也。是
之謂不善養耳。如使飲食之
人無有失其大者。則口腹之
養亦軀命所關。豈但為尺寸
之膚而已哉。故養身者。信不
可不考之已矣。

補新章戰國時侯王。樂酒無

厭。相食前方丈。彈鋏之

夫志在一飽。乞墮之徒求

為饜足。俱是。齒養。口腹而

失其心志。故孟子欲其自

反于身。以審其輕重。能審

輕重。斯知得失。能知得失

斯不至有所害。

意以結之。肩背亦取譬之詞。非實以肩背為大也。狼善顧疾走

則不能回頭也。一說作一處病則周身皆不能顧矣。○飲食之

人。不定是窮口腹。只飲且食於天地間。不去照管自家本性。如

饑渴為心害。受萬鍾而失本心。皆是則人賤之。與賤場師狼疾

人相應。為其養心以失大。正終養其小者為小人之意。夫大謂

心為嗜欲所汨也。○無有失是就飲食之人。撥轉他語。苟若無

有害大害貴之失。則人心一轉。便是道心。口腹之養。即養心志。

豈僅為尺寸之膚哉。則字緊承無有失說。非軀命所關之謂。

鈞是章

此章首節以所從定人品。末節詳其所以為大人。見大體所當

釣是章諱公都子問曰釣是人也乃或有為大人有為小人何也孟子曰人之大小係于所從其大體則大者為主而為大人其小體則小者為主而為小人公都子曰釣是人也宜無有異從焉者乃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不知何以為體之大小也曰人之耳目與心並宅其各自相懸也耳目之官徒能視能聽而不能運之以思惟不能思而聲色之物得以蔽之以外物而入交于耳目之物則引而去之而已惟逐物無主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不能運也若乃心也無視而能思明無聽而能思聰蓋以思

從下節發明上節之意○前釣是人意其成就同後釣是人意其趨向同後隨也大體故主而小體隨而運用則其人為大小體做主而大體隨而運用則其人為小耳目心志耳勿露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而個為字只當謂字看一說從大體是憑他主張從小體是任他馳逐不作以小體從大體亦是○耳目之官四句言耳目所以為小體心之官三句言心所以為大體此天四句則言從其大體為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也耳目之官不思不是人不肯思乃耳目本體只司視聽自不能思也蔽於物字指聲色又以聲色之物交於耳目之物則此心便為他引去蔽與引不同亦無甚先後蓋為奸聲亂色

為官者也。一思而得係于斯，一不思而不得係于斯。握要每遺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不可不泐也。此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大小辨焉。特患不能先立之耳。有能先立乎其目之小者，方帖然漠令，而又何能奪焉。人皆小而我獨大，將思慮可以作聖，思通可以入神。此為大人而已矣。彼不能先立乎心而役之于耳目也，可謂與此較大小乎。

所遮蔽便泛他去矣。有說引是引耳而使聽引目而使視，勿作引心看亦可。心之官則思，不是入用力去思，乃心之本体自然能思也。心得其職而思，則得吾心本然之天理。一失其職而不能思，則失吾心本有之天理。二句串看見所係之大。此天下與雖兼上三者，要重在心一邊。先立不是蕩欲未起先便下手，是沒不睹不聞中識取真心。打起精神無一息放昧。若或植之者，故曰先立其大則形色無非天性。目視耳聽總由心轉，自不能奪也。此方是透其大體之大人。大指心小指耳目，立不是矜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強不息意。奪是奪心，不但淫聲邪色，即如目看詩書若心無正解，亦是目奪其心。推類可見。新說謂耳目之官

于先而天定，洪于後而物化。祭大小之義，觀明透。

天爵章。孟子曰：「盡皆起爵以為榮，且貴也，而不知爵自有辨焉。有自天付之，而為天爵者；有自人授之，而為人爵者。具仁義忠信之理，而為樂善不倦之真，此天爵也。貴而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謂之天爵，可脩而不可得也。謂之人爵，可得而不可求也。我觀古之人，脩其天爵以求無失寵于天，可而聞脩之至，公卿大夫之爵若相浚而不廢焉。彼固非有心于人爵之得，而為天爵之脩，即得人爵之後，亦不愛其天爵之樂，乃今則異是矣。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

此章說人轉人爵之慕，為天爵之脩意。天人雖並言，要重天爵。邊天爵不是天與之爵，乃是不待勢而尊榮者。人爵是使然之貴，便見與天爵不同。二句且虛，下正詳其實。仁義忠信，是善便可樂不倦者，乃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沙工夫。性之自然，而可貴，故曰天爵。公卿大夫爵之自朝廷。○古之人，只見得此性，汲之脩之，終身安焉。人爵之

四句，是言沒其小體者如彼，心之官七句，言沒其大體者如此。觀兩用官字起頭，兩用而已矣。結尾自見此說甚有理，但畧礙註姑備之。

天爵章

此章說人轉人爵之慕，為天爵之脩意。天人雖並言，要重天爵。邊天爵不是天與之爵，乃是不待勢而尊榮者。人爵是使然之貴，便見與天爵不同。二句且虛，下正詳其實。仁義忠信，是善便可樂不倦者，乃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沙工夫。性之自然，而可貴，故曰天爵。公卿大夫爵之自朝廷。○古之人，只見得此性，汲之脩之，終身安焉。人爵之

外之人爵既得而并棄其天爵夫要之固已惑矣要而且棄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并棄其人爵而亡之矣是不足徵古今之一大變乎

補新直必忠信方是真仁義必樂善不倦方是仁義忠

信若要之心即有棄之心天爵之本先亡棄之之時大異要之特人爵之本又亡故曰終亦必亡

欲貴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然而不必外求也

人人有貴于己者特人弗之思耳思則與己俱來寧復聽命于人乎蓋己之貴良貴也

若人以爵祿加已而後貴者非良貴也趙孟所貴之人趙

形初無心得之者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此脩便不是真脩

矣且又一得人爵便棄其天爵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更惑之

甚也天爵既棄人爵必亡古人天人兩得今人天人兩失世道

人心日趨日下

欲貴章

此章就人欲貴之心而醒之以良貴也○欲貴指人心欲置其

身于尊榮不指人爵說此欲乃人心之真欲故同心不曰己之

貴而曰貴于己惟其于己所以可貴極重已字講內全要模寫

出有貴之閑切於己者在欲貴與貴於己俱虛說弗思耳要得

徹醒人意不必實講思字○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膏梁人之文

孟亦結賤之聽貴賤于人即欲之危何益哉吾嘗誣良貴于詩矣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是詩也言飽乎在我仁義之德也以仁義為味其味自求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自好而令聞廣譽施于身其身至榮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正人之良貴也人願奔走于趙孟之門者皆願其膏梁我文繡我耶其亦弗思甚矣

補新肯這個仁義是天之所全本足乎已而可以飲心亦被于已而可以潤身者也故說仁義而隨說聞譽時作而段平看者為兩個不願所誤也講聞譽全根

繡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言人所貴者把柄都在人我去求他受多少屈辱那些可貴良字極有味趙孟之句正羨非良貴意○既醉節正見其為良貴飽字施字俱有力所謂貴於己者重所以字蓋在已得理義之興趣自見其可嗜可榮而於人之所貴者視之漠然無所動於中不是願此不屑彼也飽是厭足意聞譽乃仁義中所自有所謂脩心見於世也不指親譽說即遜世不知亦不害其聞譽之段要狀他本體尊榮分願至足意人指趙孟若仁義則真我矣在我者取不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志而紛華亦非奪心不必膏繡亦不必不膏繡孔之曲肱舜之衿衣同一不願而已

仁義表

仁之章論孟子曰天下有堯
勝而逃負者以其差殊或可
以相衡而獨非所慨于仁不
仁仁之勝不仁也其猶水勝
火乎然母以大分言也唯謂
一真偶呈便可以敵眾妄也
可今之為仁者據一念一事
之仁而欲以遏方熾之欲勢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其不熄宜矣至不熄乃謂
水之理厚不足以勝火可乎
此無意為仁而助于不仁之
甚者也與在不仁亦終必并
其杯水之仁亡之而已矣
補新豈始焉猶有杯水之仁
與人歎爭衡及自誘之後
終亦并杯水之仁而亡之

仁之章

此章為為仁不力者發人心只有個仁人若全体此仁自無不
仁不消說勝字仁之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處言耳勝非較分
數多寡直是這個常存那個自滅猶水決能勝火仁體澄澈故
喻水不仁則焦灼故喻火今之為仁者以幾微之仁攻方張之
欲所謂救也救乃一時過絕之計如原憲之不行為仁之功在
勝不在救救之不足乃遂已其勝之事而無復有勝志致那不
仁炎上上来如撲焚不能滅焚反以益焚故曰與於不仁之甚
然人欲愈熾而終不可滅則天理愈微而終不能存故曰終
必已

而以身為燼矣

五穀章

五穀章論孟子曰甚哉人道之貴結也吾觀五穀種之美者也要必熟之而後可以享其利苟為不熟反不如莠稗之熟為有用也夫仁為吾心生之不息之理其美豈管五穀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終食無違吾身皆仁之融洽滿腔生意天下盡仁之周流庶無負此美也哉

補新肯仁之熟者必須克盡已私時習有常養夜氣其初也勿忘勿助其功也根心生色其候也

毅射章講孟子曰教與學各有在致之準如羿之教人射必決于持滿之毅學之者亦

此章以五穀例仁重在明人之當熟乎仁美種就養人上見不熟亦是人不用工去求熟不如莠稗只見失其美意不必是喻他道之有成夫仁亦在乎熟之玩一之字便見在用上言蓋仁人心也心如穀種必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芸耨雨露于平旦灌溉于歲月至于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而已矣者必至于此而後已講末要補出不熟不足以為仁意方完

毅射章

此章是孟子崇正學意曰羿見善射曰大匠見良工似可脫畧於成法之外矣然毅率射之法不以毅率則不能善射規矩匠

必志于穀舍穀率不足以為射矣。大匠誨人必以作法之規。矩學之者亦必以規矩舍規矩不足以為匠矣。况君子以道相授受者乎。

補新旨聖門授受之法。如

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

大學之格致誠正是也。然

此意在孟子口氣俱未有

所指。只借穀與規矩言之。

任人章緣任人有問屋廬子

曰禮與食孰重。曰禮所以節

飲食之流也。禮重又問色與

禮孰重。曰禮所以謹男女之

合也。禮重。然此道其常耳。任

人乃就其變而難之。曰禮固

重于食色矣。如必以禮食則

飢而志不以禮食則得食恐

之法不以規矩則不能成方員。故定法所在。教者學者胥不能

外也。不必志於穀。必以規矩等語。見有必不可舍者。乃為正學。

首末見于聖相傳。開啟萬世。只有一個定法。精一博約是也。舍

此無別法。

任人章

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較其大分。不當較其一偏。任人以食色之

重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禮重。孟子以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

者兩重對較。故見禮為尤重。○其食悅色人之性。而食色中原

自有禮。故問食色與禮孰重。首節禮重。見禮所以品節乎食。使

不至貪饕。次節禮重。見禮所以品節乎色。使不至淫佚。須知屋

禮不急于軀命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
妻恐禮不急于大倫也必親
迎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
卸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
也何難之有夫禮之重于食
色者以大分言也舍大分而
較一偏則尊卑輕重皆可倒
置矣如不揣其本之在下者
而齊其末之在上者則方寸
之木可使高于岑樓非高卑
之定論也若金之重于羽者
必幾非相懸則可豈謂一鈞
金與一兩羽論輕重之謂哉
任人之見何以異是試就其
說而較之禮食禮之輕者也
飢寒以滅其性食之重者也
取食之重與禮之輕者而比

廬子此對是舉其常而言任人又就變上以折屋廬子謂禮食
親迎固為禮之重但比饑而死不得妻則禮在所輕也不以禮
食如嗟來乞食不親迎是貧不能舉聘○屋廬子察義未精故
不知其為一偏之說遂為所屈終不敢以禮為輕故問於孟子
以求伸其說何有言當持大分以並較則不難於答也○不揣
二節只一意總言其不可偏較但上節據任人之說而喻之言
偏較則欲重於禮下節反任人之說而喻之言禮本重於食色
非以一偏較也但正意未可露出至取食節方明折偏較之失
講云信如任人之說是不揣本而齊末則方寸反高於岑樓矣
要之論禮與食色之輕重者豈是之謂哉猶金雖重而以一鈞

之則食必不可無禮必不可
有豈但差重于禮已乎視迎
禮之輕者也不得妻而廢倫
色之重者也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必不可
無禮必不可有豈但差重于
于色已乎猶之乎齊木于
岑樓權鉤全于輿羽任人之
綸豈得其平哉汝盍舉其並
重者徃應之曰紵兄之臂而
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
食則將紵之乎恐就電可受
紵兄之非禮不可為也論東
家牆而樓其妻則得妻不
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恐
無妻不可樓處子之非禮必
不可為也至此則本末皆齊
寸木卒不高于岑樓輕重固

輕羽雖輕而以一羽重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
謂哉蓋餓而死者食之重也以禮食者禮之輕也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食為差重食將至於必不可無矣不
得妻者色之重也親迎者禮之輕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而比之豈但色為差重色將至於必不可無矣○末節孟子謂
任人只曉得死與不得娶為重曾不想到紵兄臂樓處子之犯
大節處故出此一頭與之平秤則禮尤為重此可見饑死雖重
不重於紵兄故寧可無食兄臂必不可紵不得妻雖重不重於
樓處子故寧可無妻處子必不可樓則禮本重於食色也明甚
屋廬子之說是矣

均鈞金卒不輕于與羽任入之說自屈其

曹交章遠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堯舜果可為也交于是慨然曰交聞文王成湯皆能為堯舜者也其人或長十尺或長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其形体豈不湯文若我但無他材能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以為堯舜耶曰奚有于聖人之無亦在乎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是力之有無只在能舉與不能舉耳然則奮然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之力而已矣勇怯視其所舉聖人

曹交章

此章重一為字莫有於是節言堯舜之在為徐行節言堯舜不難為子服節勉之使為總是示以為堯舜之道未示以當自得師所謂歸而求之即結亦為之而已之意○人皆可為堯舜本
是着力語曹交述之只淺說人皆做得堯舜有諸不是問有此言否還是問堯舜可為否也然字直是決其可為非然其有是言也○曹交將為字忽了故有形體之論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材字亦虛說如何則可不是問為之法只是愁不勝意
○莫有於是字指形体為字就踐形盡性說以不勝匹雞者條曰舉百鈞正形容人之勇怯無常惟所自奮此喻只破其形

視其所為夫人豈以不勝堯舜為患哉但不肯為耳且堯舜亦何難為之有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不過一舉足之間豈有高遠而難能哉能之而所不為也彼聖如堯舜其道盡于孝弟而已矣勛華作用總在揅提之一念孰謂堯舜果難為乎而為之者有法在夫堯有法服焉法言焉法行焉子誠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乎此為一出言一舉足不忘孝弟者即不忘堯也是堯而已矣不然服非法服而服桀之服言非法言而誦桀之言行非法行兩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出乎堯

體之拘至於人皆可為意則在下節方透不嫌是不勝堯舜之任勿泛弗為亦指弗為堯舜說但此弗為是畏其難而不為下弗為是忽其易而不為勿混看○徐行前沒疾徐之間而弟不弟由此分乃知敬長真性率之即是無奈人忽為無奇而不為也堯舜之道句不可謂道由孝弟而推就把孝弟字當道說蓋率性為道孝弟是天性自然故即此便可盡道不名孝弟即不名為堯舜○服堯之服三句全要在原頭上看孝弟是原頭原頭合件合原頭差件差孝弟之心橫來豎去都是堯舜非區區在衣冠上求堯舜之辨只在天理人欲之間○曹交曹君之弟故說得見鄒若有挾貴意假館又有求安意○大略喻明

則入乎禁可為堯亦可為舜故曰矣有于是亦為之而已矣交聞孟子之言而曰今而後知堯舜之可為也交得見于邱君可以假館願留受業于夫子之門曰子所云假館受業豈以道猶屬玄秘不示人以周行哉夫道若大賸然為堯舜而孝弟是服言行而堯是豈難知哉人病不反諸易簡而求之耳子惟歸而求之事親泛兄之間則行止疾徐無一非是衣冠言動有触即存取之至近而有餘師矣何事假館為哉

白現前道指孝弟孝弟就是狹提知能之良豈有難知歸而求即反求意只還而自體驗于良心真切處如遇親便覺欲愛便當去盡愛遇長便覺欲敬便當去盡敬一點良心便是師也觸處皆師是有餘也此正指點他為堯舜之精處勿作不容他受業看蓋曹交亦是有志欲慕聖人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不可說懷他

小弁章

此章槩見小弁之怨乃怨所當然而非小人之詩重小弁上凱風特因小弁而及耳○小弁之詩曰秉心其忍君子信讒君子不惠豈不是怨曰怨曰字是丑述高子之言非丑自言也詩之

已一句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未言豈唯知婦

而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端，力行以盡其為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真能為之矣。

小弁章講公孫丑問曰：高子之說詩也，嘗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高子孟謂詩之教溫厚和平，况小弁處父子之間乎？今讀其詩，哀怨淒切，非君子渾厚之道耳。曰：小弁為怨，則可，而以為怨為小人，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于此，越人閱弓而射之，則已談矣，而道之無他，射者越人，疏遠之也。其兄閱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射者其兄，親戚之也。今小弁處父子之愛，正所謂

怨體固多，獨小弁處父子之間，而怨似太薄也，不可說怨已。怨親意來。○次節言小弁之怨，正本於人情之不容已，正怨之得體也。故詩雖主溫厚，亦有當怨者，必執彼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固越人一段輕，其兄一段重。越人與兄所射，掩射有人於此之人，談笑是不要緊，涕泣是惟恐以傷人，獲罪蓋親疎異，則言有切有不切，以越小弁當怨意，親是不忍視，同於越人，故悲哀之痛，發為此詞。親仁也，乃指其一點愛父之心，非全體之仁。○丑非疑凱風，只舉以例小弁意不當怨耳。○過小者，庶民之家，匹夫失節，無大干係，過大者，天子之尊，以庶匹嫡，以小加大，闕天下風化，係宗社存亡，故見逐於父，疏矣。又愆然不怨，則

其見射人者而詩之怨則親親之道當如是耳親之心仁也仁則君子也豈有小人而仁者乎以怨為小人以厚為薄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親之有過固當怨然乃亂風處母子之愛與小弁處父子之愛一也而歌聖善慨劬勞何以不如小弁之怨乎曰豈風事閭家庭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蒙厲宗社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親以非義絕子我而我又以非義絕乎親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則少憐之而輒鳴微激之而遽怒是不可說也愈疏不孝也不可說亦不孝也燕何以能風律小弁哉孔子

愈疏幾是借字非喻也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遂怒反德大我封文侯此說仁孝處要淺一就一念之怨言只辨他非小人詩不可說為君子詩未添一幕字亦有不足小弁之意

宋怪章

此章孟子曉宋怪揔是欲正其罷兵息民之號全在不可句下二節指出興亡機括正黷不可之意通重仁義二字○首句是記事之詞不期而會曰遇此正抑功利啟仁義之一機不可謂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舜猶怨慕而謂小弁之怨為小人之詩可乎

宋怪章講宋怪說上也將之

楚而孟子遇于石丘即一遇

間所以柳功利而欲仁必者

未必非天作之合矣孟子問

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

構兵天下皆此死寧日矣我

將見楚王說而罷之倘楚王

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

不待于楚必得于秦二王我將

有所遇焉而兵端無免也子

曰軻也請无問其詳願聞其

大指不知先生說之將何以

為辭也曰我將言二國構兵

之不利也曰先生當好戰之時而以休兵息民為說其志

非良遇將何之此問亦有意蓋逆知其往說人國只是以利害

入之故諷其端耳○見是王見楚王是答其所往之國說而罷

之是言其所往之意構兵處且漫說兵連禍結恐侵下不利意

二王之遇是說不遇于楚必遇于秦不可倒說不遇於秦必遇

於楚遇合也以言聽計從說○詳是辭指者辭之主意說之將

何如須承上指字言要將指何者為名以說之輕以兵連禍結

民困財盡非有國之利此正是指志是罷兵息民之志當時遊

說者非合從則連衡輕獨以此為說非有心於救民者不能故

曰志大號是不利之名號世主與兵殃民畢竟是貪心所使若

說以不利則彼必求其所以利是以不利罷者又且以求利而

則大矣。若以利為號，則本以
偃兵，而反以造兵，斷不可也。
何以見言利之不可也？先王
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于說之利，以罷三軍之師。
君之尚利如此，是使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于利也。利聲一
倡，人皆效尤，為人臣者化而
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化
而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化而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又懷利以
相接，利之所趨，貪黷乘焉，操
奪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
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于仁義，而罷三軍之
師。君之尚仁義也，如是，使三
軍之士樂罷而悅于仁義也。

起故曰不可。○先生以利說是以罷兵之利說之也。師即士也。
勿分將帥卒徒，懷利以事，是懷個利心以事，有所為而為之，非
把利去事也。懷字極重，有拳、於此而不失之意，下以之事君
父兄，則上必以之待臣子弟，故曰相接終字極有味。人心苟
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猶必有一念顧戀而不忍背之。意惟
終去仁義無渡有良心而後，惟利是視不渡，知君父為何人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不是泛說。
懷仁義以事，亦不是舉仁義去事之謂。只懷這個心去事君事
父事兄，無一毫自為之私，便是全重去利上，必去得利盡，方為
仁義人。皆為仁人義士，疎者親，間者合，強梗者和順，豈不是

悅在仁義則懷在仁義為人
臣者化而懷仁又以事其君
為人子者化而懷仁又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化而懷仁又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又以相接也仁又
所集和氣也為淳風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是先生之大
有造于秦楚也先生行矣請
以仁義試之而何必曰利乎
用先生之志去先生之勞慎
无忘今日石丘之言也

居鄒章
孟子居鄒季任為
任君處宋使人以幣至鄒交
于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處
之平陸儲子時為各相使人
至平陸以幣交孟子孟子受
之而不報夫受禮既同則云
王道曰與王皆在人心上說何必曰利結上兩節發明先生之
號則不可

居鄒章

此章是孟子受餽之同而答餽之異以礼意不同也通章重儲
子邊○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為相此是記者斷案季任與
儲子初不自來只以幣交未為非礼故孟子均受既受後處守
者猶可不來為相者不來則其誠不至了故他日一見一不見
見即報不見即不報者拜謝也得間謂得可間之隙非謂孟
子所處有間隙也為其為相與他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
此難以探義理所在耳○非也指非輕為相說儀是礼意即志

禮宜亦不與者乃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今得夫子之間而問之矣問曰季子儲子均之以幣交也乃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之齊不見儲子死乃為其為相不若季子之攝守而不必見與曰非為其為相也書曰享上在多其禮儀不及物則曰不享是惟不用志于享耳吾之不見儲子者為其志不在享不成乎其為享也其不報之也豈以為相之故哉屋廬子聞之而悅或人不知猶有疑而問焉以為均一幣交何以有成享不成享之別也屋廬子解之曰鄒任異國也季子

也物是禮文享禮須志與物兼至有物無志是不用志于享故不享孟子引書專重惟不後志于享一句○為其不成享當就儲子身上說注所釋書意者乃言我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而輕之乃為不成享而不報之也○屋廬子悅不報儲子之故或問之在不成享三字屋廬子曰得之于陸正解儲子不成享處末二句須抑揚重儲子邊季子不得二句各有一意當重居守為相上而他國境內意帶說

淳于章

此章髡所訊孟子之意摠在在齊無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蘇不能用我故無自見其應之台只是一意引夷尹惠不是

物守不得之節，幣交足矣。若儲子為齊，相得之平陸之邑，豈以一幣足為成事哉？而孟子見不見之，故即此可推矣。淳于章請淳于髡，謂孟子曰：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彼以聲名功實為先者，仕而不隱，為人者也。若聲名功實為後者，獨善其身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不過自為而已。今夫子在齊三卿之中，既不得謂自為，乃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又不成為人。仁者周如也乎？孟子曰：子安可以去就之？亦論仁哉。古有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而一干去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而一干就者，伊尹也。不惡污

以夷為自為，伊惠為，人都作名實未加上看。伊尹重就桀，遠重三子皆遇非其主，中便有不用意。下節髡言即用六無益於人國，不知用不用所係不小。至引王豹諸人，則又謂賢人在人國，即不用亦當有表見。其自負識賢，終以事功論，而不原其心也。末節亦重為魯，不用上，不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明託臚之意。大意孔子以不用其心之仁，人不能識影自己去齊，以王不用非髡所能識其仁也。○名實只作功名二字，先後是緩急之意。髡所謂為人，不過指管晏輩事功自為，亦不過指沮溺輩行徑。夫子在三卿之中，見有可為人機會，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猶云不曾做一此甚麼事就去了。上指君，下指民。仁者固如

君不辭小官而迹于去就之間者柳下惠也夷不襲尹惠不襲夷三子之出處不同道其心之所趨向者一也一者何也曰各當于理之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哉其心足恭于天下後世安事擬迹而授乎子亦不深執去齊者而疑我之非仁矣冕又以孟子雖不去齊未必名實加于上下也曰暮鏐公之時公儀子為政而相而又得子柳子思為臣而并任暮事衆賢和朝宜國勢之寢熾者而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八國也則亦何以賢為矣曰爾無謂賢之無益也的一百里奚耳虞不用之而

此乎謂不成為人之仁仁就事功上說致君澤民處都是仁○居下位是窮而在下就桀者湯使之也復就湯者桀黜之也道指其去就之迹趨指其去就之心三子或去或就之心揔之合天理而無私故曰仁仁字合下仁字都在心上說君子還開說大比君子出處去就亦惟其心之趨於仁而已何必在去就之迹上脩擬合言外有抱能為之才第無能用之君意與尹惠等應○為政是相臣柄國政者為臣是群臣布列庶位者若是乎賢者二句不專指公儀子等言正暗寓譏孟子意○百里奚二句重用不用意不用賢則亡一句是即虞之亡見象之所以削而不亡正以諸賢之力不可謂賢者無益於國也此獨引一

亡秦穆公用之而伯天下不用賢則亡歎竟止于制何可
得與然則以不用賢之故而
歸咎于賢之無用亦甚謬矣
髡至母直以孟子仕齊無功
不足為賢也而曰昔者王豹
處于淇以善謳名者也而河
西化之皆善謳繇駒處于高
唐以善牧名者也而齊右化
之皆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者也而環齊國化之
皆變其俗而善哭以歌哭之
微尚能感人若此况賢如君
子者乎大凡有諸內之抱負
必形諸外之功業苟才足以
為其事而外無成功之可見
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今日
無賢者也有則事功可見髡

奚者見奚一霸佐而有樂興亡如此况不為奚者乎○引王豹
等只起有諸內三句說入賢者身上來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
也變國俗只俗皆化而篤夫婦之義內指抱負外指功業事承
內說功承外說四句一正一反作二層看○引為魯司寇即在
三卿意不用以受女樂不能用其道也知與不知就魯人言見
人但知為肉為禮而不知其為不用也膳肉不至細故也遂不
脫冕而行母乃過乎此之謂微罪也正是顯君相之失且以
膳肉不至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未二句推開大凡君子
所為信心不拘迹故眾人不識也粘出處上說

五伯章

必識之若不見名實之加而
虛負此賢名誰則信之曰賢
者固不易識賢亦不易也
昔孔子為魯司寇魯之君相
惑于女樂而不能用斯時也
孔子之去志決矣而猶未去
也及漢君而祭燔肉不至于
是不稅冕而行當時不知者
以為肉也其知者亦止以
為無禮也乃孔子不用則
去之意有難于暴其君者故
欲為去而使人得以揣測
其故是其去易知而為不用
之意不易知然則君子之所
為不論有功無功若就若去
有迹如是而心不必如是不
可以想像測度者拘以眾人

此章之旨。却為今之諸侯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以王字作主。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五霸則已無王。然猶知假尊王。今諸侯則求其假尊王而不得。今大夫且導諸侯僭王。又不但不尊王。三罪各以功字形起。自王道衰。伯而盛。故談五霸則以為功之首。以三王律之。則為罪人。談今日諸侯。則誇富強以為盛。以五霸臨之。又為有罪。談今日大夫。則侈功利之謀。而以為忠。以諸侯臨之。又為有罪。罪字且空說。只言其為某之罪人。其所以得罪處。見下。要見世變愈趨緊。歸罪大夫上。○自天子至移之。見賞罰征伐之權。自天子出。諸侯靡不聽令。緊接是故二字。以立五霸之罪案。不重分析。巡符述職之事。王者重民。故入疆必

之見而寧足窺其衷哉子無復自謂誠賢也

五伯章講孟子曰古至于今經我王伯治道異而功罪昭矣吾嘗較而論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而今之諸侯又五伯之罪人也豈獨其君之罪哉今之大夫又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何以見之三王之在四海為一天子以時通諸侯之國曰巡狩諸侯以時朝天子曰述職自春首耕而補不足秋首斂而助不洽在外則有事于侯國入其疆土地開闢田野條治養老尊賢後傑之人在位則有慶賞之典慶之以地焉如入其疆土地荒蕪不辟不治遺棄不養夫

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辟是荒地開墾治是熟田耕種

賢以德言俊傑以才言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夷猶有侯其改過之心討而不伐是命方伯帥諸侯以討之不親去伐他以傷体統伐而不討是諸侯只承王命去伐罪不敢自己主張以侵大權須倒重天子上五伯伐諸侯而必接諸侯者緣他不奉天子之命去自知得不可乃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以為出於公此正假仁處也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故曰三王之罪人也○五伯獨舉桓公舉其尤盛者東牲二句言威信服人不事堙壘也正見其為盛五命即載書之詞初命齊家之事次貴德之事三施惠之事四馭臣之事五境外

賢不尊，格射之人在位，則有讓其處，符之制如此。諸侯述取以朝于天子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大師移之。是故天子出號令以討罪，而不親伐。諸侯奉王命以致伐，而不親討。五伯者，不待王命而接諸侯以伐，諸侯者也。雖借天子以為名，而三代討伐之權，決此。秦美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五伯迭興，皆雄視乎天下，而惟桓公為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但束牲載書，而無事歃血，其威信服人如此。其盟之初，命曰為國者，誅不孝，以正綱常之首，無易所樹之冢子，以亂統，無以妻為妻。

之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妻為妻，則夫婦之倫，瀆有德而賢者尊之，以位有才者，富養之以待用，使人知才不勝德，正以彰顯有德之士，若幼是本國的，別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庶人至此為旅，世官恩爵及惡德，無攝期，庶績咸熙，士亦有民責者，故期得賢大夫，亦有王命者，故戒專殺，曲防者，曲為隄防，利在有水則壅之，使歸內，而鄰國之旱弗頌也，利在無水則激之，使歸外，而鄰國之壑弗頌也，無曲防者，利害與鄰國共也，鄰國之饑猶吾饑之，無過繼，豐歉與鄰國共也，無有封而不告者，戒擅權也，五者皆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言是語辭好，猶云做好人，遵守五命，即謂之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罪。○

以亂矯再命曰賢者降之位
以尊之才者厚之祿以育之
凡以彰顯有德而不使之遺
佚也三命曰設老慈幼以收
本國之人心無忘賓旅以收
異國之人心四命曰士在祿
而無去官重名恐也官事無
極重我司也取士必得慎選
舉也無不請天子而專殺大
夫填刑傷也五命曰隣國與
我通為一體吾國有水旱無
曲為隄防而以旱湯病隣國
也隣國有凶荒無嚴為開權
坐視其災而不救也他皆王
土人皆王臣無私封國邑而
不告周天子也五命既畢又
叮嚀之曰凡我同盟之人于
五命既盟之後言歸于與國

君之惡。總不外違五禁意。長君之惡。過端起於君。不能為之。道
絕。是阿諛之小人。逢君之惡。過端起於臣。逢迎其將。開未開之
竇。而使之溢。佚是奸險之小人。長君之惡。其罪不小。言罪小者
所以甚逢君之惡也。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是使諸侯陰犯五
禁。而重得罪者也。非諸侯之罪人。而何。

慎子章

此章專重一仁字。仁即此心之天理。率之斯為道。孟子首說殃
民就埋伏一仁字。吾明告子至仁者不為。俱申明然且不可况
殺人以求之乎。又應轉殃民來。總見不向道。不志仁。而臣為之
張戰。非君子事君之道。故說君子事君一節以終之。○首節叙

之和好桓公之禁如此乃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而戰伐不息去五伯之遠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至于五伯之責是在大夫若夫君過已兩臣從而曲順之其罪猶小也惟君過木萌而臣先意以導之是謂逢君之惡則其罪甚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使合之諸侯下云去而昂五禁實其臣有以導之耳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世道之弊一至于此倘有明王章伯禁者今之大夫不伏逢君之誅亦已幸矣乃又以為功哉

曾欲伐齊欲若將然未然之意○不教之節須一氣說大意謂輕戰有殃民之罪原自不可就使一戰成功不至殃民且於理上去不碍况未必勝而殃民乎此分明引起下違制意但且含蓄勿露○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天子節是以分封定制曉之意重諸侯邊待諸侯謂朝覲脾胃問有燕享之儀有錫予之典非千里則貢稅有限不足以待之宗廟典籍典常制也籍方冊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考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言會同也○舉周公太公者見開國元勳莫如之公而肇封止於百里後見王制所限不可越意兩儉字是有定則重周公邊○百里者五則以一人擅五國

慎子章詒齊與魯其來借矣一旦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為

伐齊取南陽也。孟子曰：不教練其民而用之戰，謂之殃民。殃民者，其罪誅不容于堯舜之世。且天下事論是非，不論利害，縱吾子有善戰之才，一鼓勝齊，遂取南陽而有之，檢之于理，猶且不可，則魯何為而有是使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戰勝得地，而謂之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夫先王自有定制，在耳。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供朝聘而待諸侯；若諸侯之地，則不千里而百里矣，不百里，不足以奉天子，而守有宗廟者之典。此王制也。獨不視齊魯之始封乎？周公之封于魯也，為方

之封，以諸侯當天子之半，是已有之土地，且在所損，况未有之南陽，决不可益也。重損過。○徒取向，謂不至殃民，而空取南陽之地，以益魯，仁者不為，不但循理而不違制，正應上殃民。○未節是責慎子，不但虛示個事君之道，當道志仁，仍分心與事，但不宜兩奉，看道者所由適，撥仁之路，教他事，在正路上走。念，把正理存樞心中，不復向邪路上去。此其機全在引，是委曲漸誘他而已矣者，不至是則不止也。

事君章

此章專重人臣看。我能是自負之辭，辟是開墾辟之所以克之。是一串事約是要結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亦一串事富國。

百里地非不是也而故儉以
百里取其意以守姬氏之宗
衛也籍而已太公之封于齊
也亦以百里取意以守姜
氏之國由籍而已今之魯
獨非周公之魯乎而魯之地
果仍周公之舊乎蓋方百里
者五天子以今之古為有王
者作按幅輒而循古制則魯
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地不
必闢亦明矣故今日之事不
損甲兵不勞士卒漢取諸侯
之齊以與此之魯然且仁者
不為况至于互相攻伐殺人
以求之乎念而濟之以忍不
可必矣豈未聞君子事君之
道乎君子之事君也豈其務

強兵故為良臣盡民財殘民命故為民賊君不向道以下正見
其為民賊要者而民字國家富強都從民起民生一歲要那當
強何用○道與俗俱以富強言一人倡之斯為道入○效之則
成俗以今從今則為由而以古易今則稱變由變俱指君自議
與之天下言即由富強得天下

白圭章

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什一乃中正賦法白圭憤當時之暴
歛欲二十而取一意欲美美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糶
道關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萬乘節設喻以詰之以萬乘之
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一正意渾○不露為下

為強戰務引其君以當道而志于愛人之仁而已南陽之役果道乎仁乎豈所以善引君者哉

事君章請孟子曰今天下蓋趨富強矣即事君者亦溺于習俗以富強其君而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軍裨民之財如此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利以益其貪是富桀也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戕民之命如此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御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殺以成其怒是輔桀也即富強之臣自誇其能詎不曰藉是足取天下乎

節作引子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五穀不生言地之所出有限本不可以多取無城郭宮室則無營繕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之費無諸侯幣帛饗殮則無禮物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廩祿之費此又不必於多取無城郭三句與下去人倫句應無百官有司與下無君子句應○今居中國要見五穀皆生意無與去皆沒輕稅來言子欲二十取一勢必至於去人倫無君子矣是中國而貊矣豈可哉全重居中國三字○前陶以寡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言須知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曰况無君子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未節言輕賦之害有同于重賦則壞什一堯舜中正之法重則難乎其為民故

不知由今富強之道而無憂
而尚之隆雅與之天下其
樂乎有此臣哉

白圭章論白圭曰十而取一
稅法也吾欲更之二十而取
其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夷
貉之道也貉道安可行乎中
國哉設使萬室之國以一人
之陶而供其用則可乎曰不
可器不足用也曰知陶器之
不足用則知新道之不可行
矣夫新五穀不生惟黍生之
地之所能出既有限矣又無城
郭宮室之役與宗廟祭祀之
禮無封建諸侯之需無幣帛
饗養無百官有司之取祿故
二十取一而用足也今居中

為桀輕則難乎其為國故為新大小字只見同意本論輕賦却
說重賦么以太輕而不可行勢必加重此偏重偏輕之理故不
若什一之規萬世無弊

治水章

此章見治水當以禹為法仁守重看白圭自誇治水愈於禹重
在成功之速無俟四載之勞八年之久上看○就下乃水本然
的道理故曰水之道以水之道治水便是因其就下而導之意
註乃會意解不是口氣○水之道原以海為歸禹惟循其道而
以四海為壑耳今子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為壑則與逆行之澤
水無異矣○水逆行就承鄰國為壑來降水泛說洪水指實禹

國固非五穀不生矣其居有
城郭宮室其礼有宗廟祫祀
諸侯幣帛粢粢而人倫備焉
其臣有百官有司而君子萃
焉若欲行二十取一之法則
必廢而人倫去而君子是得
中國而夷狄也如之何其可
以為國耶即以一事較之陶
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
子乎夫什一之法起自堯舜
斷不可易欲輕之于堯舜之
道者彼大貉此小貉也欲重
之于堯舜之道者彼大桀此
小桀也桀固不可為也而舜
豈可為耶

時說言降水非他即禹時滔天懷棄之洪水也禹抑洪水之灾
而白圭反為洪水之害此仁人之所惡也須知不重仁人用惡
只重洪水害人上兩過矣俱是指其言而斥之

不亮章

此章亮訓信乃心体上明白自信得此理過畧無纖芥之
疑不亮則此心信不過依違猶豫事到面前必為群議所搖如
何能執

不寐章

此章見治天下不在於無不能而在於不自有其能蓋宰相之
休自与群有司不同○為政是舉國以聽故孟子喜其道之

治水章謹白圭曰古稱善治

水者曰禹矣然亦躬四載而
需八年若舟之治水也桀一

隄即止一國之害竊自謂愈
禹矣蓋子曰子之治水過
矣禹之治水乃水所由之道
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
子以洩之隣國為壑果水之
道然乎水逆而上行謂之涇
洞無涯之水涇水者即莫大
之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壑
隣之壑與洪水等吾子之治
水過矣

不亮章講孟子曰事理之在
天下輟輟互持非執不決危
疑震撼非執不宓惟其心之
有真信者方能守不燬之常
而亮貴矣使其不亮則中無
真見而意想多搖惡乎執持
以自決哉
不寐章講曾欲使樂正子為

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強是
于政有擔當智慮是于政多面謀多聞是于政多通達丑以政
事須此三者孟子曰否隱然有不假強而立不待智慮多聞而
濟意○好善就翁受之量說如人之有技若己有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謂也要切相度上看善不止強知聞識○優於天下言
心之量足以包涵宇宙即好便優非以天下才辨天下事而後
優也優與不足同飽滿為足優則溢于外矣○夫苟好善比上
進一步就此一念之好先滿其量有秦誓一段作用不但空
好也告之以善有天下歸仁光景非必感吾好而來非必思以
益我也善原天下之一精神畢萃于善自有合同混一之妙

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寤，喜吾道有可行之機也。公孫丑不知，遂以世俗論政之所尚者而列問曰：樂正子之為人，強可任事乎？曰：否。有智慮可策國乎？曰：否。多聞識可達于机宜乎？曰：否。公孫丑曰：士必有此三者，庶几于政。有濟樂正子既短于此，然則夫子奚為喜而不寤？曰：其為人，也冲虛之度，休乎有容，翕受之衷，拓于無外，蓋好善人也。曰：好善足治魯乎？曰：自用有限，不自用之用，無旁人能好善，即治天下而有餘，而况一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善以四海何優如之？夫苟不

人將曰：人字是別人訖，予既知之，是別人窺見不好善者，傲

然之態，与其意中之言，蓋不好善的多，自謂天下道理，我已曉

得，做出不消人說的模樣，声音指予既知之，顏色指訖，距人

千里之外，是人見他的言貌自然遠去了，謬是毀善，凡諗必卑

諂，只是一味面諛如此，方与不好善之心相投，与此等人居

則聰明自蔽，惡政日流，國欲治且不可得，又况優於天下哉。

陳子章

此章所舉三仕，非品優劣，特所遇之時不同耳。要發出委曲行道的意思，方入題脉。○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蓋疑其難仕也。不知君子苟可以就，即便就了，所以其仕有三，仕有三則

好善則人將望而畏之曰是

為文皆其狀也自得其自

謂子於天下之事已知之矣

自遠直距人于千里之外無

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

夫君子小人相為滄長士既

止于千里之外則滄滄而便

之人聞風而至于前矣與滄

滄而便之人居所聞無一善

言因欲治可得乎

陳子童講陳子疑孟子之難

仕故問曰古之君子何如則

仕孟子曰欲知君子之所以

仕乎其委曲而孰者三其決

絕而去者亦三合就去觀之

而仕可識矣如其君不惟迎

之致敵而有礼且言論之間

去亦有三矣。須以行道為主。重孰字。去只帶說。○迎是接遇。敬

以心言。礼以文言。兩言字皆指賢者之言。勿以首言字作君許

行其言看。將行其言。句極重。言行道亦行。故為道而孰。不然便

去。此仕之正也。君子之本心也。然未嘗取必於此也。即言雖未

行而待之有礼。亦行道之一机也。故為礼而孰。除非并其禮貌

而簡棄之。然後去耳。又其甚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而姑受其

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孰。但受之亦有

節。免死即去矣。君子豈好為己甚者哉。其次下如云一樣。又

一樣也。吾大者不能行其道。數句全重。悔過意大者二字。犹俗

語言打頭第一件也。又不能從其言。是因事納忠之言。与上言

字不同受餽即是就免死便是去

舜葬章

將行君子之言也則為道而
就之禮貌雖未衰而言終弗
行非其事道之初心矣則去
之此與就與去之一也其次
君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
以有禮則為禮而就之禮貌
有時而衰非其事禮之心矣
則去之此又就去之一也其
下者士不過而朝不食夕不
食餽餽不能出門戶君聞之
而悔曰吾大者不能行其幼
事壯行之道又不能從其議
論之言也使餽餽于我土地
是吾不能養君子之過也吾
耻之于足是從而周之夫君之
于民原有周之義况又有
悔過之言故亦可受也然其
受有節取其可以免死而已

此章書旨不重天心仁愛聖賢上全重人在困阨之中當自警
省以有成以見困窮非不幸正其生於憂患耳○舜曰葬傳說
以下曰舉葬者奮起由已舉者甄拔由人傳說膠鬲是王之臣
餘三人是霸之佐朕禹還是文王舉之為紂臣此節不重聖賢
之亨于困只論困之能亨人也○故天節即天之困聖賢者而
惟其玉成之意必字上緊應將降字下直起至所以字聖賢之
勝大任全仗所能而所能全又本自心性上來心不動性不忍
何處去增益其能然使窮困不極又安能動其心而忍其性也

矣此亦就與去之一也去就不同而為道之心則一曾謂君子肯為于仕哉

舜發董誥孟子曰今人多耽

于安樂而不知以憂患自振

也抑知天之所以玉汝于成

者正在此憂患中乎如舜帝

于虞者也而箕跡于畎畝之

中卓哉尚矣即以王臣言之

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而相高

宗膠鬲舉于魚鹽之中而遇

文王至于伯者之佐管夷吾

相齊也舉于檻車之士孫叔

敖相楚也舉于海濱之地百

里奚相秦也舉于五穀之市

此般聖賢者要皆自微賤而

崛起豈非天意之有在哉故

天將降大任于是人而付以

故將欲降大任而必先如此困之者乃所以動心忍性而增益

其所不能也大任兼君相苦其心志數句正是畎畝中所備嘗

者苦者內有所憂也勞者外有所役也餓則飲食不足也室之

則財用不充也行以事言為以經營於心言行拂亂其所為謂

行出的事與心之謀相為背戾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所以二字

屬聖賢自為磨礪上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心

常動則活許多靈妙俱從動而出忍者堅忍也含忍也剛毅盡

為消磨圭角盡為剝削若有所鬱而不得逞增益不能承上動

心忍性來如是磨鍊於人情閱歷於世故則聞見日廣智慧日

生才能若增而益者有說動心忍性不宜作兩平論蓋惟困窮

君相之重也，必先苦其心志，而不得伸勞其筋骨，而不得逸，餓其體膚，一飽之無時，空乏其身，令資養之不給，所行之事，無非拂亂，不遂其所為者，何也？所以動其心，而愈醒，發忍其性，而愈抑，塞其心性，中增益其所不能者，而大任可以勝矣。天之巧成聖賢，如母而不寧是也。凡人大槩恒有過，而後能改，改之惟一得之已，一得之已，當其不能自奮者，至困于心，而神有所不通，衡于慮，而書有所不順，而後奮然振，如一駘也，或已終不自覺也，至徵于人之色，而取孺孺于人之聲，而負挫而後憬然曉喻，又一駘也。

佛柳之遭，有以鍊動其良心，斯心能強忍，堅持其性體，而不妄有所搖惑，如此而聰明智慧，皆由此出，才能豈不覺其日增，更似有理。○人恒過二節，只是反覆申明，明增益出於困窮之意，與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恒過非常，有過註明恒字，與然後字極有意，此句且虛。下二段正是有過而後改，困是精神結轡，憂鬱不展，衡是頭緒錯亂，思索不通，色是絕之禮貌，嚴是加之呵譴，困衡是過覺于內，徵發是過彰于外，作者直奮厲喻者，真覺悟皆所謂能改也。此節註最明。○出入猶言外內，法家是大臣以法規君者，佛士是諍臣以道正君者，拂是舉所不欲者，佛其君不必作弼字解，敵國以外國言，如越之有吳，外患

至于治國家亦有之。入則無持法之家，禘違之士，出則無兩敵之國，外侮之患者，國之亡也。恒必由之矣。合而視之，然從知人之生也，委出于憂患，憂患何以遽生，謂所以而憂患者，是天之所降其危而置之安也。有生道焉，其危也，委由于安樂，安樂何以遽危，謂所以娛安樂者，是天之所降其險而益之疾也。有死道焉，人素何溺其所以死而不面其所以生哉。

補新章此章成敗之機不專在天意全在人，人心自聖人賢人中人以至君人一階所已驗之生死以趕至末節全是孟子惕人意思。

指本國言如魯有武仲據防，法家佛士之抗直敵國外患之憑凌若甚不利於吾身，然非是無以惕其志而保其存。○然後知三字是就上文看出，又發一議論，有猛然警省人處，生於憂患二句推開廣說，比上文更深一步，生死是活字，凡成敗皆是也。須知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息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

多術章

此章是君子嘉惠後學之心，術字見有曲成之妙。如我欲教人直道而教之可也，乃故意不屑教而使之自悟，是術矣。故曰教亦多術，不屑教實有激而進之意，故曰是亦教誨。註云其人若

多術章講孟子曰君子以曲成學為心其為教亦名術矣即子有薄其人而不屑之教誨矣使之愧而悟悟而入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夫不屑者而亦教也教誠多術而學者可不一致者乎

補盡心章全直此章只是著明修身之事此身本于天之所命心性也此身寄于天命氣穀之中存壽是也修身者只是盡心知性用存養工夫于有終是超出于發壽之天而持立乎心性之天身修而命斯立盡心章講孟子曰人皆求天于天而抑知心性之即天乎夫心亦不易盡矣盡其心之

能感此云云似畧差蓋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為教誨也子字不必作孟子

盡心章

此章之旨首言盡心終言立命相照之意極明蓋天命之性原具於心而盡所性之理於心即以立命大意言盡其心者求完其心之本體也知其性者正於本體之所具處理會也知其天者正理會其本體斯達得源頭天命之心也至心之存而不放性之養而不害則正其盡心知性內所用之工夫而總之奉事天之所命於不失也若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則又是存養之功做到終身不以死生而貳是知天極透而事天極到處也故

量而無虧欠者乃知其性之體而常惺者也。而性即天之所付。知其性則無顯無微渾合為一。所謂之知天矣。天豈出于心性之外哉。特患心之不存。而有未盡。因以性之不養。而有未至。必存其心以養其性。真心以儲性。攝性以歸心。則日用莫非帝則稟受無不渾合。非所以事天者乎。然有養之功。或有弗純者。非天壽之累。而必也。并天壽死生不為之貳。而一惟備身之心性。以俟其自惠。則我不為天制。而天為我制。所以立命而卓然于蒼蒼氣數之先者也。至此而事天之功。尽天人之學。一矣。

曰所以立命。而於天命之心始能盡也。此中論理無天人之分。論功無知行之分。無前後之分。只是一個理。亦只是一個功。○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身之主宰。性者人生而有之理。渾然具於心者。心而曰盡。是把性的道理都融貫渾全心上。而無不完之本體。無不滿之分量。必其妙融昭徹。會悟此性之理於心。而無纖毫遮蔽也。故謂知性。知天亦在心上說。天命之謂性。而此性既會悟於心。則洞見本源。豈不是知天。蓋天之命。此性者原在人心。而性之會於心者。即是達天。又奚俟別有推求。以為知天之功哉。○上節以成功言。統總論也。乃其喫緊工夫。何在。曰存心養性而已。心具此性之心。性心所具之性。原是一物。則



浙江圖書館藏
100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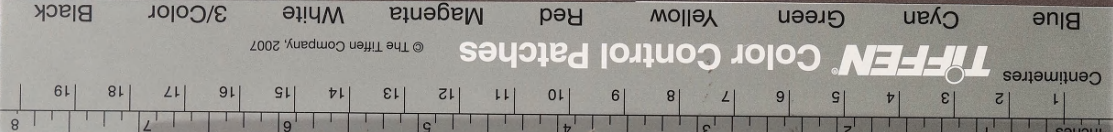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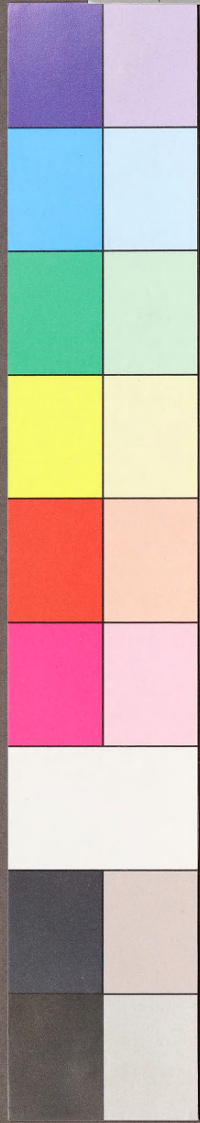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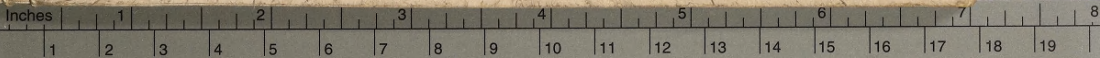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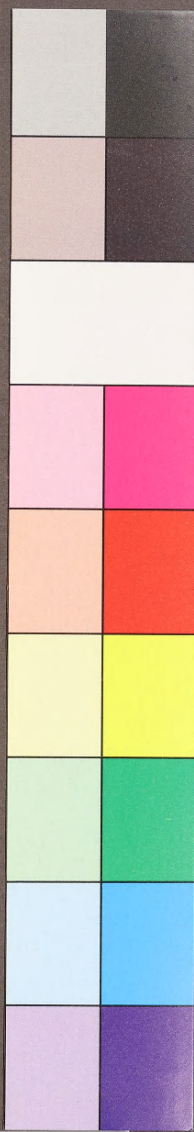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

四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